

沈下賢文集序



文章盛衰與世升降唐之文風大振卜正元元和之間韓
柳倡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涵濡游泳攬其精華洗
濯磨淬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拔出流自成俗一家
之語則吳興之文足已公諱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
年登進士第歷聘藩序嘗游韓愈門李賀許其工為情語
有竊窈^窈之思其後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下賢詩則當時
稱聲甚盛而存於^今者既不盡見世之所有復舛錯訛謬
脫文漏句十有二三頃得善本再加^校枝覆皆得其正惜其

沈下賢集
藏於篋笥不得與好學之士共其翫繹因命工刊鏤以廣其傳傳元祐丙寅十月一日題

沈下賢文集目錄

第一卷

賦 夢遊仙賦

柘枝舞賦

古山水障賦

虎邱山真娘墓

春詞贈元微之

題侯仙亭

答殷堯藩贈罷涇原記室

望前船寄侯却

別龐子肅

春色滿皇州

宿白馬津寄冠立

沈亞之字下賢



船行見張秀才

送文穎上人遊天台

寄王直方

題梅榴樹呈八叔大人

送龐子肅

西藩請謁廟

觀百官獻壽

山出雲

曲江亭望杏花發

村居

第二卷

雜文 湘中怨辭

文祝延有引

為人摸乞巧文

祝楠木神文

雜記 秦夢記

第三卷

雜著 夏平

旌故平盧軍節士

萬勝岡新城錄

魏滑分河錄

學解朝對

第四卷

雜著 異夢錄

誼烏錄

李紳傳

馮燕傳

郭常傳

喜子傳

第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記上

河中府參軍廳記

歌者葉記

閩城開新池記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盤屋縣丞廳記

都梁山倉記

華州新葺設廳記

隴州刺史廳記

第六卷

記下

櫟陽縣丞小廳記

解縣令廳記

兵法尉廳記

移佛記

謫椽江齊記

杭州場壁記

後戒業寺記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第七卷

書上 上冢官書

上李諫議書

與薛浙東書

上壽州李大夫書

與徐中丞書三首

與李給事薦士書

第八卷

書下 與路鄜州書

與潞府盧留後書

與同州試官書

與京兆試官書

答馮陶書

答李生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鄭使君書
答馮兄書
答學文僧請益書

第九卷

序

送張使君序

送叔父歸覲序

送田令二子序

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送薛靜略序

別前岐山縣令鄒君序

別權武序

叙詩送李膠秀才

送杜惠序

送同年任暎歸蜀序

送受降城使序

叙草書送山人王傳義

送洪遜歸序

行旆贈尅躬先生

第十卷

策問並對

試進士策問

省試策三道

西邊患對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第十一卷

碑文 臨涇城碑

墓誌 僧靈祐塔銘

郭公墓誌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

故太平令李寰墓誌

李氏墓誌

韋婦墓誌

盧金蘭誌

表劉薰蘭

題劉薰蘭表後 南卓附

第十二卷

行狀 為宿寶撰行狀

祭文 為韓尹祭韓令公文

祭李少尹文

祭胡同年文

祭故室姚氏文

為人祭媵者文

劉巖夫哀文

祈雨文

郢州修明真齋詞 目錄終

沈下賢文集卷第一

賦

夢遊仙賦

余昔一夢寓遊一方樂態甚適覺而作賦題之夢遊仙其
詞曰

杳漠：兮昇絕垠雲轡九天兮越崇門星啟曉以淡白瀾
咽潏于錦礫石榴笑而纖娥喜聞導余而就將止襲烈蕙
之芳風送麗音於遼耳目恣邁而多適吾超：其樂此銀

吳興沈 亞之 下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泚下集 卷一
墉兮桂廂差瑤階兮上玉堂捲紅幕兮發繡戶中有人兮
結清處語媽延兮情綽拚命余廕兮蘭之廈迴穠顏以一
顧膏嬌眸而融冶烟津兮玉盤大桂兮炮鸞昇娥司味和
苦酸羸吹既調曼湘絃合吾飲食兮樂吾後園乃稱詩曰
白日低兮春塘滿紅華芳兮草芽短菱結帶兮符含絲設
遨遊兮遵佳期又詩曰禮光醉兮昏綿：馬與久兮樂萬
年春留連兮其未央吐芳意於荃言忽發寤以無覩魂迷
以念兮情既諒人生之皆夢孰云夕非而畫是馳咏想之
悠：軸吾情於萬里

柘枝舞賦

并序

往者某值宴於鄭魏之侯坐於客序樂作堂下行舞男女
紛襍交貫率以百品而觀者蓋曼然既罷昇鼓堂上絃吹
大奏命為柘枝舞則皆排目失坐客曰今自有土之樂舞
堂上者唯胡部與焉而柘枝益肆於態誠足以賦其容也
因顧余緒之以洗客念賦曰

昔神祖之克戎賓雜舞以混會柘枝信其多妍兮命佳人
以繼態撼隆冠之繁珂兮披文纓於大帶跪閃舉以揮猶
兮拖旋襟之檐曳驚遊思於情香兮注橫波於穠睇顧巧

度之無窮兮將多變而若雲揚厲唱於鼉鼓兮儼蘭露之
芳津泊俯俯以晷影兮蕩風蕩於橫苗愕兮若驚弛兮若
嬾歛然連婉翔然媽婉振修袖以拋拂兮韜纖肱以揉綰
差重錦之華衣候終歌而薄袒既而抑倚昂折蹈節振臂
驅捷蹠以捉碎盡我儀於弱媚見孫律於武姓入西河之
劍器曲響未遭邊風襲吹聞代馬之清新發言禽於詠類
客曰若此之狀也以鄭衛而前陳吾固知其將墜

古山水障賦

和史館陳學士作

挹清臣之嘉思兮信竦余以峭孤迴補籍之暇筆兮賦他

山於遺圖擲崑瑤於峭口兮若含采而咀蘭惟古工之色
化兮啟羣峯於無間勢處巖以特起互騰排而上千翠泰
差以玉立俱疎以攢於是頡以長瀾森以怪木瑟泊
慄飈淒煩蕩燠浸平縹於楚澤治妖韶於陽谷低霾橫暝
兮陳半腹夢雨神雲兮澹而不怨歸捲惹乎岩曲縹薛青
籬兮事幽澁細澗絲流兮迴噴噎山之人兮夕忘寐而坐
忘興惟紺枝兮帶黃葛煖草被崖兮垂綠髮翔鸞翔翠相
追征兮振錦舒繡錯以明兮啼羈酸雌裂皆吻兮風罅穴
怒寥而碎兮山中之水何凋榮兮

詩

虎邱山真娘墓

金釵淪劍壑，茲地似花台。
油壁何人值，值一錢唐度曲哀。
翠餘長染柳，香重欲薰梅。
但道行雲去，應隨蝶夢來。

春詞酬元微之

黃鶯啼時春日高，紅芳發盡并邊桃。
美人手暖裁衣易，片片輕花落剪刀。

題侯仙亭

新瓶仙亭覆石壇，雕梁峻宇入雲端。
嶺北嘯猿高枕聽，湖

南山色捲簾看

答殷堯藩贈罷涇原記室

勞君輟雅話，聽說事疆場。
提筆從征虜，飛書始伏羌。
河流辭馬嶺，節臥憶龍驤。
孤負平生劍，空憐謝斗光。

五月六日發石頭城，步望前船，示舍弟兼寄侯郎。
客子去淮陽，逶迤別燕長。
水閑開夜鏡，霧棹起雲涼。
烟月期同賞，風波忽異行。
隱山曾撼櫓，轉瀨指遙檣。
蒲葉剪刀綠，筠筒楚粽香。
固書報司遠，為我憶檀郎。

龐子肅

自謂應僊才丹砂幾煉迴山秋夢桂楹月曉億瑤台雨雲
依岩別烟雲逐步開今朝龍仗去呆晚鶴書來

春色滿皇州

何處春輝好偏宜在雍州花明夾城道柳暗曲江頭風軟
遊絲重光融瑞氣浮鬪鷄憐短草乳燕傍高樓綉轂盈香
陌新泉溢御溝迴有日欲暮還騎似川流

宿白馬津寄寇立

客騎聽蛩嗟秋懷似亂砂劍頭懸日影龜鼻落燈花天外
歸鴻漸漳南別路除聞君同旅舍幾得夢還家

汴州船行賦岸傍所見

古木晚蒼、秋林拂岸香露珠蟲網網細金縷兒絲長秋浪
時迴沐鷺鱗乍觸航蓬烟拈綠線棘實綴紅囊乱穩搖鼉
尾瓦作幽根掛鳳腸聊持一濯足誰道比滄浪

送文穎上人遊天台

露花浮翠瓦鮮思起共叢此際斷客夢况復別志公既歷
天台去言過赤城東莫說人間事崎嶇塵土中

宿後自華陽行次昭應寄王直方

重歸能幾日物意早如春暖色鮮驪岫寒聲別雁群川光

如戲劍帆態似翔雲為報東國蝶南枝日已曛

題梅榴樹呈八叔大人

曾在蓬壺伴衆仙文章枝葉五雲間幾時奉宴瑤臺下何
日移榮玉砌前
染日裁霞承雨露凌寒破煖占風烟應笑
強言河畔柳逢波隨浪逐張騫

送龐子肅

三年遊宦也迷津馬困長安九陌塵都作無成不歸去占
來妻嫂笑蘇秦

西蕃請謁廟

肅：層城裏魏：祖廟清聖恩覃布護異城獻精誠冠盡
分行立戎夷辨姓名禮終齋百拜心潔表忘貞瑞氣千重
色簫韶九奏聲伏移迎日轉旌動逐風輕休運威儀正年
推俎豆盈不才慚聖澤空此望華纓

勤政樓下觀百官獻壽

御氣黃花節臨軒紫陌頭早賜生彩仗霽色入仙樓獻壽
皆鵷露瞻天在冕旒菊樽開九日鳳歷啟千秋樂闋祥烟
起盃酣瑞影收年：歌舞夕此地慶皇休

山出雲

片雲朝出岫，狐色迥難親。
蓋小辭山早，根新觸石新。
飄揚經綠野，明麗煦青春。
拂樹疑舒葉，臨江似結鱗。
從龍方有感，捧日豈無因。
看助烏霖去，恩沾雨露榮。

曲江亭望慈恩杏花發

曲臺晴望好，近接梵王家。
十畝開金地，千株發杏花。
帶雲猶誤雪，映日欲欺霞。
紫陌傳香遠，紅泉落影斜。
園中春尚早，亭上路非賒。
芳景偏堪賞，其餘積歲華。

村居

無樹巢宿鳥，無酒共客醉。
月上蟬韻殘，梧桐陰繞地。
獨出村舍門，吟劇微風起。
蕭蕭蘆荻叢，叶嘯如山鬼。
應綠我憔悴，烏我哭秋思。



國立中央圖書館

沈下賢文集卷第二

雜著

湘中怨辭 并序

吳興 沈亞之 下賢

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為學者未嘗有述然而淫溺之人往往不悟今欲概其論著誠而已從生韋敷善謨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咏垂拱平中駕幸上陽宮大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渡洛橋聞橋下有哭聲甚哀生下馬循聲索之見有艷女繫然蒙袖曰我孤養於兄嫂惡常

苦我令_今欲赴水故留哀湏臾生曰能逐我歸乎女應曰婢
御無悔遂與居號曰汜人能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辯之書
亦嘗擬其詞賦為怨句其綺麗絕世莫有屬者因譏光風
詞曰

隆佳秀時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願室英與處萼兮潛
重房以飾姿見雅態之韶羞兮蒙長靄以為幃醉融光兮
渺、瀰、迷千里兮涵河湄晨陶、兮暮熙、舞婀娜之
穠條兮騁盈、以披遲配遊顏兮倡蔓卉穀流電兮石髮
髓旒生居貧汜人嘗鮮篋出輕繒一端與賣胡人酬之千

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湘中蛟宮之姊也謫
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人留君所欲為訣耳即相持啼泣生
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之兄為岳州刺史會上巳日
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吟曰情無垠兮
蕩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艦浮漾而來中為
綵樓高百尺餘其上祀幃帳欄籠畫飾帷褰有彈絃鼓吹
者皆神仙娥眉被服烟霓裾袖皆廣長其中一人起舞含
頰妻怨形類汜人舞而歌曰沂青山兮江之隅施湘波兮
裊綠裾荷卷、兮情未舒匪同歸兮將馬如舞畢飲袖翔

然凝望樓中縱觀方治須臾風濤崩怒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余聞之於朋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蓋欲使南昭嗣烟中之忘為偶倡也

文祝延有引

文祝延之指其本禱祠閩人歌其質也閩侯居政民廩而安他日侯恙在體巷野之祈祠於神者皆以請侯益憂焉得聞而祠迺舒其俗以為言俚不足自道或謂軍副者亞之能變風從律善闡物志回耆耄為請於是為文以通其意且以古之得人者皆祝延之令復用言命為篇其詞二

閩

山之杭兮水壩吞荒抱大兮沓疊層騰氣清渾兮朝昏神生其中兮宅幽凝居如山兮惠如水處端卓兮赴下而忘鄙集人之祈兮從人之所市攀清明兮叩髻鬢我民請分期吉日顧聽誠兮陳所當侯字民兮恩如光照導兮天覆惠流吾兮樂且康恭聞侯兮飲食失常民縈憂兮心苦創飽我食兮侯申有穀神有澤兮宜廩沃脫侯之恙兮歸候之多福群卑勤之恭潔兮鑒貞盟山竹

右一閩為祈

兕載吹兮音伊呶銅鏡嗽兮呼眊睚樟之蓋兮麓下雲垂
幄兮為惟合吾民兮將安維吾侯之康兮樂欣有盤列兮
荅神、擺漁篁兮降拂窈右侍妓兮左夫人態修邃兮佻
渺調丹含瓊兮瑳上聲佳笑馨炮羶燔兮溢茶豆爵盜無
虛兮果蔗雜侑陳清醑兮流融光巫裾旋兮覲袖翔瞪虛
凝兮覽迴揚語神歡兮酒未央望吾侯兮遵賞事朝馬駕
弓搦玉響千弭亟弦兮森導騎吾何樂兮神軒維侯之康
兮居遊自遂

右一闋為酬

為人撰乞巧文

為文館陳學士作

邯鄲人妓婦李容子七夕祀織女作穿針戲取茗筮芙蓉
雜置席上以望巧所降其夫以為沈下賢工文又能瓶窈
窕之思善感物態因請撰為情語以導所欲歌曰惟雲渚
之長秋兮天曠碧以凝暮懸韶桂於姹月泣明淚之清露
即阿房之將期儼龍輪以就馭恭聞司巧之多方修馨香
以奉其竊獨溺於自私希靈娥之所付泗碧凝其異質兮
韻紅隆於薶霽假文羽於孔雀兮而使擅夫佳麗戴雲蟬
之重綏兮塗蠻金於綺筵細銷縷於藕腹兮差蓮附以樣

齒合纖瓜以蟲絲兮裊簷機之夕綴是物之巧功善飾願
賜妾於針紉也葩萼鬱於穠妍色多宜以善喜引纖吹於
輕颺若將翔而復倚醉春光之流景播清香於萬里霓烟
出乎無間縹杳眇以斐亶若披若曳兮捲平林兮橫曉水
襲霽旦之繁芳兮因隱映而層綺淡舟其夥容世無容
以偕此是物之巧容善態願委妾於態媚也短蒲挾淡兮
曲溜溢鴉鵲鴛鴦兮引乳娣喜音清諧兮蕩演曳牽游裾
之低凝兮蔓春心於淇裔枯寒勁幹兮憶棄葉擺風叶夜
兮留燥心流韻淒澁兮决啗咽吟夢語之連感霜鐘之

流越是物之巧音善感願付妾於管絃也

祝楮木神文并序

謫椽秋病偃於漢之陽恍而夢鬼其形甚穢長股短胸薄
頂無尻秃眉獐吻嗜痔而饜諦視睽：燒氣腥臊指人生
寒粟肌捷毛及寤怪嘆以告筆吏王肩曰斯癘鬼也亞之
曰癘鬼何端而侵我乎肩曰癘之為情惡佻：而狎睢同
立為仇同惡扶依：邪博影倒步側趨託舌附語以調淫
巫今椽之為人体曠清虛樂能惡汚內曠外踈翱翔自儀
舉止無虞不機不局為所啗也無乃異乎亞之曰何以去

斯患也吏曰扁聞之楠木之神其司邱土之陰可以酬而
 訴也願名巫用酒穀以寄詞為祝使其有媿必榜且戮椽
 椽無鬱也於是乃與譏為祝言一闕以道所惡其詞曰
 傾江漢之瀾兮淘晨雲於宿靄惟附嶽之橫峯兮瀉甘灣
 之清泚聞楠木之留古神兮宅同屨之荒即茹清明之灵
 英含端元而為体與午節及皎峭兮惡清明之暗靄粵客
 子之何羈兮啁吾血於穉鬼之狀草莽模檄蹴足兮蝮皆
 棚橫兮薑腹板聲反語兮薄頂而蛇穎颯兮赤臉而鼠
 目伺差池於隙情兮投怪言以禍禍拒良藥於煩疫兮謗
 嘉肴而謂之毒衣去聲戾氣以為介兮避神丹之利鏃彼怪
 魅之橫險兮非神君兮孰能以族洗苦心而為調兮望皇
 灵於楠木

雜記

沂水北一百里有峴曰將軍甚灵民置祠於路左享之不
 已將軍贈為五郡牧常姓名玄通因築城失主將意而斬
 之其屍數日不仆今有台曰立屍台西南有山為鞍山、
 北有閔謂之穆陵李帥古不臣作鎮於此防邊不意元和
 初罷之西有沂山、有廟則東安公也沂州刺史每春自

沈下賢集 卷二
禱恩是山，有谷九十九所，河分八曰沂，曰汶，東注沂南，流入青道沂州。山東南有山曰太平，山頂平可八九十里，頃歲有寇，曾居之。山北十餘里有樹五檀也。

秦夢記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橐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王內使，廖家廖舉亞之，秦公召之殿，膝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彭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也。左使西乞伐河西郊也。晉秦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

公幼女弄玉，聳簫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洒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簫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迎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着偏細表，裝不多飾，其芳妹，明目筆不可模樣，傳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使館居之。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人呼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由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蕭，每吹簫必下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

間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
曾為秦以女樂遺西戎主與廖水西兩合亞之從廖得
以獻公主悅受嘗結^裾帶之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
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秦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公迨
傷不已將塋咸陽原公命亞之作輓歌應教而作曰泣塋
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細墜芳草繡滿春風舊日聞香箭
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讀詞善
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注下又使亞之作墓誌
銘獨億其銘曰白揚風哭兮石鬣鼻莎雜英滿地兮春色

烟和珠悲粉瘦兮不生綺羅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
亦送塋咸陽原宮中不四人殉之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
卧在翠微宮然處殿外持室不入宮中矣居月餘病良已
謂亞之曰本以小女相託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
物故敝秦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
不悲悼大夫蓋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
罪左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國臣
不忘君恩如今日將去公追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者
擊髀拊髀鳴而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壽

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揚歌以塞別公命遂進筆硯亞
之受命去而歌辭曰擊體舞恨滿烟光無處所淡如雨微
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綉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
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還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道
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
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窗紗檀點依然宮人
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
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胭脂
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已返吏曰公命盡此且去

亞之與別未卒忽驚覺臥却舍明日亞之與友人崔九萬
具道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葬雍橐泉祈
年宮下非其神灵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
云嗚呼美玉既仙矣惡又死乎

沈下賢文集卷第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次
一
冊
真
卷
二
九

沈下賢文集卷第三

雜著

夏平

夏之為郡南走雍十五里涉流沙以阻河地當朔右名其郡曰朔方其四時之辰天暑而延冬其人毅其風烈其氣咸而勵易憤而難平夫豈難平之狀在陽為悖在陰為佞悖為不平者在上暴橫而為也在下殘突而為也佞為不平者在上蔽惑而為也在下憤激而為也元和初夏之節

度韓將軍入覲其甥楊琳為之後以兵叛天子命將軍演
伐之既至盡殺其屬將曲直者無別罪併俘其家姊弟妻
子乃以其善貌擇入其餘均賞麾下騎士皆得肆辱汚明
年拜右衛李將軍愿為尚書出代演為政至其城察民氣
色不得平乃留意於察果得之即令曰天子怒不辜久而
命四方為政執事觀察之夫楊琳叛脅其良人良人以骨
肉妻子故不能得止又不能得死制已在人今皆以是罪
戮之矣其姊弟妻子當免者不宜復蓄汙且又皆良人子
等類耳寧幸如是乎今幸盡藉出之無得隱吏更察敢有

如是者斬於是尚書愿乃以蓄馬為則酬得所虜者相其
當直其人皆死志積冤憤既出則豁其所蓄道路呼聲四
逸有感情不勝於心者則仰而號俯而踊退而變為喜而
舞謠其德聲雜調齊感如是連日改自而后已是則條理
其政如此其氣復能為悖邪夏之屬土廣長幾十里皆沙
流屬民皆雜虜之多曰党項相聚於野曰部落其所業
無農桑事、蓄馬牛羊橐駝廣德年中其部落光党項與
其類意氣不等强者有牛羊橐駝其後更仇殺轉、六七
十年莫能禁道路殺掠以為常與華民迫貨馬牛羊橐駝

者貨已輒以壯騎從捷道伺險擊華民華民脫死者幾希矣尚書既公按察部落盡知其猾大者死小之者盟又今日今盟矣敢有叛者滅之其後有人貨得一馬厚價善色駭而逸止其所就月餘奔歷數帳異逐之又至一帳之老乃與相執而詣公居請曰有馬逸來莫知其所由自後更歲故亡馬者復得之則整頓其樂如此其氣復能而狼耶哉夫政之不明則平不得施於氣色笑語法不清則平不得信乎布貨理化昔者周公之為政處于相則天下平處于束則一方平今夏北一方也得其平如此豈在位者而知

周公之道耶乃藉所以於篇以明善理云耳

旌故平盧軍節士

郭昉郭航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軍昉父珍岑舉進士與權皋著作同上第天寶末燕人叛雖以戮自是而齊趙之間頗聞其強矣昉既壯能習先人所業復舉進士時權相國為禮部尚書其所立欲摧之及聞家居非地即罷還歸而亦為師古所辟昉與故渤海人高鉢為等伍師古死師道伐之復用鉢昉為從事有頃常山師卒其卒請嗣師未得命師道亦遣甲卒萬人北渡河太原以為願望鉢昉相與

議語謂蔡燕之侯初封欲令師道光之為朝省以樹大效
乃說曰傭有操鋤為人治稼者能勤穀減稂歲得均穡至
於傭子既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辨助或謂之語曰田人百
畝成而餉之直幾半足以飽三冬之腹致子所取非任賴
主人土廣且寬之則曰可苟設一日篤其不奉亦奪矣是
屬固不殍矣此借言於家人尚爾况傭於天子乎今河北
之傭方貴其專田君侯寧可以假非於不理者誠能此時
因今圖以盡入其地親謁闕下則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保
餉世、孱孫亦終不奪豈不偉哉天舉食於人當渴飢之

望也一飯千金不足者不能十金及飮而進於前雖陸海
備鼎顧與糠粃齒尚何所愧願君侯省之無為人後事將
行左右者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物畏而不敢犯者以能
威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含睛以拏怒掉尾以倚嘯厭食于
羶豕麀鹿之肉及葉其所長而欲弭耳委首以待綏是知
懸於執者之手雖 兕得以狎而搏如欲申步於咫尺要
得自遂也今公舍自食而自待餒其後亦能無恨乎孰為
公計其事於是師道果大悔遂殺高鉢而妒以能善人左
右者問之故得無殺幽於蔡之鄙縣使人守其門親屬通

往來輒藉署更十餘歲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其子元
濟欲以有父之地請於天子天子怒發兵圍之既急師道
亦恃乃陰為之助明年秋師道兵萬餘東寇彭城入蕭豐
沛且散而還因艱四境出入者月餘昉乃為練繒書緘之
絮帛如願遣航特詣彭城請其帥願得上奏將行執航手
曰努力慎勿洩言不吾名蓋假齊人劉諒耳非見帥無得
言吾書者航至彭城宗人運為武寧虞侯都使始航欲舍
之會運將兵出定豐未還航直詣賓府見郭行餘因曰航
母之子姊劉諒有帛書奏記陳叛兵者山川曲折之狀願
見將軍行餘得之喜悅起告其帥航見帥獨謂帥曰郭昉
為之畏洩故假劉諒帥道所信之吏也遂發書：詞云願
以兵三十人出滄洲用戈船浮海萊淄之上此恃海不備
所處皆罪人謫吏無所與堅遂與上奏於是天子遣告彭
城帥知之帥以為非昉書疑帥道為之以相誑誤故航歸
不得報獨告以信語航不敢復故道：迴遠數千里乃及
昉所處未見昉且為師道所名既行與昉兄子會於道因
竊謂曰今者航無狀受名豈前事之露耶且露航獨死終
無所敗無憂也昉聞之幾自引死航 萊人嘗以氣敢聞

於平盧軍及師道欲叛盡廢絡敢士故航在名中初航不
知其召之所以也意謂知前謀竟憂死明年元濟課又明
師道反詔遣大梁楚彭城蔡許滑魏之師合而四入於是
彭城軍下魚台入金鄉楚軍圍海取其二縣大梁軍攻考
城得之潛蔡許共拔斗門至臨濮魏軍渡楊流占東阿再
戰涉商屯鄆西六十里兵最近賊益敗故師道遣右將軍
劉晤將握前後兵三十萬人出當魏、兵日急晤、亦為
師道所篤乃歸斬師道盡以鄆城降得拜為滑帥在十四
年二日乙亥也高鉢以前著跡追為尚書蓋言寵之即得
以外郎為滑從事詔令行餘為記室行餘與晤會於河闕
之間晤謂行餘曰晤前者使航馳帛奏至彭城聞其還不
聞其問今已死矣君知其請乎行餘曰請者云何晤猶能
盡語軍中之詞矣行餘曰果然嗚呼航意死矣莫不聞者
嗟乎十四年余與李褒劉濛宿白馬津俱聞之於郭記室
明日復皆如濟北濟北之人盡能言晤之節故悉以論著
將請于史氏云

萬勝岡新城錄

元和九年蔡之帥死其子元濟以其土叛逸掠陳汝之間

冬緞兵臨壽春屠馬塘走其守令狐通焚霍兵淮南郡邑
大駭民人卷席而居上聞之怒譴其守明年春詔執金吾
李將馳傳出守之既至收至壤卒聚壽春城使人勞井閭
而市貨耕桑之業始復民人莫知復為戰矣八月乙巳夜
引兵南出霍兵百四十里又折而西四十里營於萬勝岡
築新城初將度曰吾士卒萍合之衆也易散而難殺吾以
築壘今之必苦難便寇聞之必襲吾思欲其自用乃吾諸
將謂曰吾旦日望其狀有寇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諸環
迴之間十有餘里各視營之所向宜為數堵之垣以禦暴

夫耳諸將素奇將軍言歸而函曉其卒故所命立就將軍
與監軍使出周視之還至武寧大稱築者之能勞以酒帛
語寵其將因曰既以幸周繚之蓋也他將恥其功之不類
乃復興即日而坦周將軍監軍使出牛酒為勞因士卒之
樂又令曰山澤之地其土瘠渴令時方林浸潦用事謂衆
之功唯為也願為垣今日而周明日而壤吾為諸君惜之
誠能致其厚則藏去聲色氣脉力相輔雖霖潦不為患矣集
者皆悅復爭為厚及意將軍監軍使出視之復勞白嗟乎
諸君之能衆士之功也既周五厚始謂其垣今則城矣因

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其增數仞而飾之寇雖蚩尤寧敢犯我乎遂歸諸將軍相謂曰乃者將軍之詞得無意其高邪吾党亦魁醜其卑矣復增其築於是新城遂其明日寇果來望見皆愕然因至新城傍俱張喉高言指城上曰為我曾敬謝將軍乞詞而去諸將盡服寇亦以王賢董仲賈營其側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將卒萬餘西渡澗渠上史族罔與賊陣自乎明至日中進退相延不得合及日側將軍乃謀曰彼必乘暮伺吾還兵擊我必矣於是引兵急攻寇寇延數里乃以精兵分伏其兩隅復自延退聞拔其羸老

先波者以為兵之急俱逐遂大呼疾馳東下於是伏兵皆奮斷其後賊大潰殺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卒死者亦數百人是時李存亮為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獨五人還馳如數至賦麾下斬其將王賢繼轡轉鬪而歸十一年夏高霞寓敗於馬塘既誦盡發其卒屬束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曜領步卒數百人從險道夜啣放入寇境西過九女原有餘里屠其堡聚三百餘壘又使義營諸將西北傍安陽山破其土附屯庶之衆數十百人招其降民男女萬戶得其將二人用之久之朝之卿士以為將軍急於戰或發

其語而客亦有來語於將軍曰始天下高將軍之義以將軍兵臨三州之寇謂一舉而取何為久不稱其獲與將軍曰子之望吾非也夫鋤深根者必利其鍾乃吾之部兵多楚耕販之人長習於沮澤之上彼魚鳥之性生矣惟如鬼其游翔之羣非不多也及撫掌而駭之即爭為潰而寇亦素難吾名常以精卒待我今驅於是歛谷之間與寇決鬪譬由畜羸之禦窮狼寧有所抗蓋居之嚴城以固其意令旦暮從壁上望見寇騎號呼奔突之狀以熟其自然吾又常喻以風雲勝敗之語之壯所持如目熟而恃壯及其可用吾同其利而擊期於必勝此吾所効也十一年冬詔書促戰十月乙未上遣中貴人來臨視將軍於是圖其陣於帳中令諸將各識其序旦暮擊鼓教士卒為分合圖方之勢備盡所用將軍出客有難之曰自建中於今淮夷三叛其間矣雖蒙赦令然未嘗斯須忠戰故介兵人傳其兵父訓之子孫兄教之弟非戰事不語是寇以將軍名聞天下固不敢犯自將軍西出疆也兵於萬勝城以控其要濠水而東連次淮江之間郡邑之人耕桑自力輸轉相屬曾不為寇虞此將軍之功也以強許弱誠招其轉禍之人

繼來如繩此將軍之用也今將軍不以此為百全之基驅
百越之人身自蒙堅而與必死之寇決命頃刻即萬有一
不知將軍之指東上之固將安仰幾對曰此吾以熟於計
久矣然吾昔嘗仕於河塞十有餘年公若俚之亡伸也前
行始入覲不意蒙寵於過悞使率師振旅吾之力惟其所
指以死效夫馬隨羈而引者也羈之使馳則為之馳緩則
步安有擇塗陸而避疆蹶哉如有縱之不前衡之不止徒
見捷之濺弃焉得延頸跪足以侍御且聖人旦暮待績於
吾中貴人繼至亦吾蒙羈之日也何敢自引於便而已矣

遂以十一月庚辰夜漏過四十刻引兵西渡上史族屯之
下曠賊壘分鉢皆蔡及日中天西猛起折幹迴幟將軍謂
中貴人曰今之候非其利也願屯兵保史族以伺之中貴
人曰某受命視公戰不視公守將軍不得已乃陣中軍為
前武寧軍次之左右輔皆親兵戰凡十合會廬宣之軍居
間聞戰聲自驚潰失次且遁是賊軍方苦中軍武寧之殺
傷幾欲引去廬宣之軍驚潰即分精兵數百勁突所潰以
擊亡而將軍復與中軍武寧深逐賊西行數十里因與廬
宣之軍相奔廬宣之軍先遁去卒無所傷至暮中軍力闕

遂死其將曹推直張忠信楊渾等及卒死者亦數百人武
寧死者亦數百人還軍新城雖無功者亦勞之以故士卒
無戰若畏叛之患時某客壽春得詳其語而書之以備史
聽

魏滑分河錄

九年冬為節帥薛公作

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洶南發子隄溢將及城居民震駭
帥恐出視水迎流西南行思欲以救其患亦頗聞故有分
河之事言其水嘗導出黎陽傍帥以其功尚可跡於是還
其賔裴引奏請於魏曰河經地而東滑最大自洛以西百

流皆集於清而春秋隄防不為固此將軍所明知也切以
黎陽西南其迴壩拒流以生衝激之力誠願波一派於斯
幸分其威耳今秋而連久不開洛滑以西推川峻谷暴發
之水爭怒以走會集河勢日夜益壯恐一旦城郭無類謹
聽命於將軍魏帥許之其將卒吏民更請曰患難近也况
滑得水禍於天久矣魏何戚乃許移於已哉帥曰民前聽
所語是黎陽與滑俱帝王否耶設人有不幸於水火而望
及於四海道路之人凡見其苦即為舉手寧皆有戚者夫
全大以弃細順理也且滑壁卒數萬人民不安坐未知其

瀟下覽集 卷三
二
賴吾安敢以河鄙咫尺之地為專惜乎願桑麻五穀之出不能賑百戶假如水能盡敗黎陽尚不足愛况其無有民何患無土以食因召吏趨籍民地所當奪者盡以地地盡之籍奏天子天子嘉其意而河明年春滑鑿河北黎陽西南役卒萬人間流二十里復會於河其墾田凡七百頃皆歸屬河南夏六月魏使楊茂卿授地滑帥合陳酒樂與浮河新渠是日亞之以客得與故悉其事於兩帥之賓

學解嘲對

客有以令廩食之不克漕輓不勝於弊是勞遠而墮近以問為者余於是發憤數日故縷言而對之昔漢徙山東豪富兼併之家以奉國邑凡百二十四萬戶又有南北東西軍及匈奴雜虜以國眾來歸者仰給於漢未聞嘗俟輓於吳越而復給也今以三十人食勞輸江淮歲貢三十萬斛迎流越險復舡敗輓不得十半自漕以東督稽之官凡四十七署：更不下百數歲費錢十千萬為大教而部吏舟傭相踰為姦鞭撻流血酸苦之聲相聞禁錮連歲不解歲千餘人雖赦宥而獄死者不可勝多矣甚非仁聖之所牧人也乃者燕人叛玄宗南巡巴蜀肅宗勞兵於灵府及三

沈下賢集卷第三
三
駕神遊代宗臨陝關中流離羸羊一疆當市錢二百千故
有輸轉之法雖救一時然終轉入於禍誠可以痛今雖未
可暴去且宜以三輔粟為貢重資於農則耕稼自勤甸服
無曠土遊人矣如此九年之蓄可以儲又何勞輸輓於遠
哉客曰敬聞其旨

沈下賢文集卷第三



沈下賢文集卷第四

雜著

異夢錄

元和十年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
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於東池便館既
坐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游得記其異請語之客曰願備
聽隴西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
錢百萬質得故豪家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

吳興沈

亞之

下賢

美人自西極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為古裝而高鬟長眉
衣方領綉修帶紳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
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客妾宇下焉有自耶鳳曰
願示其書之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少留
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
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累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
之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春陽曲
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
忘却羅衣空換九秋霜鳳卒詩請曰何謂弓腰作其狀以
示鳳既罷美人泣然良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賜須臾間
竟去鳳亦覺昏然忘有記鳳更衣於襟袖得其詞驚眎復
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為余言如是日監軍使與賓
府郎佐其宴客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辞常山張又新武
功蘇滌皆嘆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有後至
者渤海高允中京北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瑀英興姚合
吳曰吾友王炎者元和初夕夢遊英侍吳王又聞宮中出輦
鳴茄簫擊鼓言蔡西施王倬悲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
遂應教詩曰西望吳王國云書鳳字碑連江起珠帳擇水

沈下賢集 卷四
二
塋金釵滿地經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
懷詞進王甚嘉之及寐能記其事炎本太原人也

誼烏錄

貢籍中有烏誼名者生商山始以誼聞商之貢來者云能
搏擊雀鷄以為天子後宮遊戲貴幸宜進此以其樂後宮
亦相尚奇飾之以彩絲合縷為足縈委垂以緯繒衣尾加
鳴金撼如珮又指習其捷便指熟得如意後官從上所遊
幸者誇散無厭春縱去秋輒復貢未誼烏性與他禽不類
色縹綠而文頸形大小類鶉而意氣貌狀復不類往之高
林大水間同巢者累數百其春乳當為食者還飼即先推
或疾無別已兒也秋羅人捕貢設羅有誤中者即羣眾相
號呼若不忍去爭投下集羅以如是故誼烏無別名沈子
曰余幼過商山熟誼烏事於其宿老令余適藍田郵夫唱
傳日誼烏貢余初喜其誼蒙幸則生為鳥梟者遠遁而媿
死其餘賊暴侵凌之類期不得自性矣及聞其用材則不
然使移其心從搏擊者伍備娛一旦之遊而誼無所與何
其失職也

李紳傳

李紳者本趙人從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遇謁錡。舍之與宴遊晝夜紳能其才由執書記明年紳以驕聞有詔召稱病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堅為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由後使王澹專職為紳其行紳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送可食既盡即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我為衆書報天子幸得復紳位貴人懼為諾之書記以疏聞紳聞之亡入紳內匿衆索不及中貴人至促紳行紳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黷紳坐

錡前洋攄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黑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此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令暴及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所死在畏苦前幸耳紳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為紳言曰聞有許御史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至錡銳自舉受辟操書無不可紳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贊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云李紳云則山中劉騰為書以大之而紳之跡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

動顧眄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
自効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馮燕傳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為擊毬鬪
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況匿田間
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相國賈公既
在滑能燕材由屬中軍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鬢袖
而望者色甚冶使人通其意遂室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
嬰聞其故累毆妻、党皆望嬰會從其類飲燕伺得開復
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早身步就
蔽轉匿戶扇後而中墜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暝燕指巾
合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熟視斷其妻頸遂中明旦嬰起
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為真嬰殺由縛之趨告
妻党皆朱曰常嫉毆吾女乃誣以過失今復直殺之矣安
得他殺事即其他殺安得獨存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
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遂強伏其辜司法官小
吏持朴者數十人將

吏執自言人乃燕也法司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誼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讚曰余尚太吏言而又好叙誼事其賔党耳目之所聞見而謂余道元和中外郎劉元鼎謂語以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然而燕殺不誼白不辜真古豪矣

郭常傳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得信饒江其南導自閩其南頗通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於饒者病且亟應請莫能治請常為診曰病可去也估曰誠能生我

酬錢五十萬常固舍之先以針火雜治導其血開然後輔以奇藥誠曰第無他慮塊居月餘估稱愈欲歸常所許財常不聽估曰先生以寡與常曰不也吾直吾之藥計吾之功不能損十錢而所受非任反禍耳卒不內人以常為詐而責常曰夫販賈之人細度而狹見終日譽集權買計量於豪銖之間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則必追恡鬱悅寧能離其心且樂加於人病新去而六腑方憊復有悅然之氣自內而伐即不可救奈何彼方有苦時知吾能治而告我幸免之因利其財又使其死是獨

不畏不仁而神可欺者吾何敢欺沈亞之曰仲言蓋言我
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而復學之徒未聞明好惡也豈其
言之憤不足畏耶今世或有為邦有土之臣專心聚斂殘
割飢民之食以資所欲忍其死而不愧受刑辱而無恥是
亦不仁善矣終無有惡者郭常之賊而行之又焉得不稱
於當時哉

喜子傳

喜子者筭年女子小字也且因時蒙沾於估人劉承家女
子使喜子為人惠口而柔顏承載與往來襄閩楚越之間

常之閩納貨與息客雖民間市中有韋生者居比屋與承
喜子旦夕交候言動韋悅喜子顏而承頗喜酒多亡故韋
生得縱語靡曼喜子既拒韋亦欲淫之會承欲北舟向利
韋思得與偕反圖假載於承曰諾且承因匿貨坐抵禁
繫公室韋獨得與女子在舟因賂傍者教與語云承得死
罪事其財妾奴婢當輸入度終不能脫矣不如以財亡韋
語達喜子喜子立謀自殺即夜就溺人相與出之幾死及
蘇復與言然知其妾乃己自是各去其後不復相聞事在
元和肆年中衛人程生為之說讚曰吾聞程生云喜子之

事至死不變可謂烈嗚呼孤死正邱首而喜子之仁也

沈下賢文集卷第四



沈下賢文集卷第五

記上

河中府參軍廳記

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軍焉
觀其意蓋欲以清人賢胄之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出
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六律
為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雍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
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人授焉噫令之衆官多矣職不

吳興沈

亞之

下賢

失其本者亦獨參軍焉長慶二年余客蒲河中城參軍某
參軍某族世皆清胄又與始命之意不失矣乃相與謂余
記職官之本於其署

歌者葉記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為能盡青之妙也即
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蕩再歌則行雲不流
矣娥心乃哀然則韓亦能使逶迤之聲環梁而凝塵奮飛
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為人悲亦能為人喜其後漢武
時協律李延年為新聲亦尚感動人至唐貞元元年洛陽

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巷下之初與其曹十餘人
居獨葉歌成無等後為成都率家妓及卒死後來長安中
而轂下聲家聞其能咸與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意則
絃工次師皆失職自廢既罷聲党相謂約慎語無令人得
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饒乃曰吾綠
組初秩寧宜厚蓄以自封耶遂大置賓客門下縱樂與遊
遊極費無有所怯他日莒宴賓堂上葉屬因言曰有新聲
葉者歌無倫請延之即乘小車詣莒且酣為一擲目作
樂乃合韻奏綠腰俱屬葉曰幸終聲葉起與歌一解一坐

盡貽是日歸莒。沉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莒能善人而優。曾亦歸之。故卒得不貢聲禁中。葉為人潔峭。自處雖諧者。百態爭笑於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莒從事岐公在朔方時。余往謁焉。會與公賓舍於郵。有莒鄰使聞其歌。有一人坐甚悲。良久復悅。其卒聲而悲悅。再三曰。孰為之。是欲吾不得自任耳。明旦問其狀。乃葉為也。後莒從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逝矣。自趙璧李元稱馮世為知。昔之尤皆擅鼓絃。又謂余言葉歌之使其妙。自備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娥之嗣。與惜其終莫有能繼聲者。故余著之。欲其聞於後世云。

閩城開新池記

閩城吻海而派江浦。山以居先。時無安治。平池為游舟娛樂之地。而聘花媚竹。散生擲華。故酒酣笑視之。晨而佳思莫極矣。高平公牧蔡之余。乃經度隙空之所。因卑子壘而岸之。浦嶼環迴之勢。所造必勝羣山。左右瀉影。浮秀者。輾空而八。十一月辛卯。新池成。明日軍副者亞之。疾間。公延護軍及羣從事。絃工吹師。裾袖之。曾游池而酒既生。謂軍副亞之曰。吾疎汙隙以就此。而海波朝夕盈來之。候遞輪

足給以為我狀而石之以期乎不朽軍副者亞之不敢讓
遂執卮俯船祭酒于流因且詞曰水能濁清首冠五行波
流已大有神為宰環塘紫、為公藥鏡新流決、與地興
祥嘉鯉鮪魴于水息昌鼈鮪噓也即水與死翠、鵝鵲浴
涖眠晴新蒲剪、扇荷擎、時未云未勞思乃馨柘槎紺
竹滲縮縹沃延榮接姿以水為祿輔佑堙隍吐孕百福洪
惟我公之明之通之智之忠保壽考分與池無窮軍副署
亞之詞既復再拜跪卮奉壽于公前公未喜还別就生以
酒以歌日人而起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戰國南北書更言故世諸豪爭據于壽春或兵至百萬有
不能得者豈地勢為要津乎自建中已來淮夷窟叛於蔡
天子之詔或討或赦由是壽春備為東塞矣為之守者皆
佩將軍印幕府符書之設擬於方鎮而有副使之官焉元
和中韋公武以殿中侍御史為之九年秋蔡州叛壽春守
令狐通引兵屯霍邱副使孱卒百餘人田郡中冬蔡兵大
入馬塘寇鄧家城殺其將卒五十餘人盡擄民男女焚壞
邑室而去郡中多驚駭民人多流其家而東副使因言壽

春其地墊水四絡南有淠西遮淮潁東有淝下以北注激而迴為西流環乳而滲入於淮此天與險於是也假如愚民能棄其業西流即雨蓬徙塵走耳安與國是為利耶公乃出家奴與民戶一丁但為水上決安豐已南陂池會其流于城傍野中浸注於澤故居民流心稍稍復定時馬塘鄧家城既陷霍邱方畏寇來其虛飛語誑以惑其俗曰狐死首邱井閭多傳言之耆老曰果守不能保是矣守聞之益恐遂棄其城亡歸是日霍邱焚行未及郡會日暮使吏馳告副使以歸狀令得夜開壁吏至壁捍閉不得入呼罵其卒副使立城上曰某得命於詔城盡受即盡復之今守獨入而卒露無為也如驅與俱來寧不知盜居其間得夜則禍殘矣幸或止於郵平明闢關介士陳兵夾道驗其號以入卒無敢越伍而趨居有頃守謫去詔以李將軍代將軍西出疆兵臨萬勝城復以副使掌函事明陟其能得加侍御史是歲亞之東觀戰至壽春得副使之跡題之於署下以記行事之時云

盩屋縣丞廳記

盩屋通巴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渭短長之浦

與山而近其野半為澤故鼠倚墻而居雖善捕伐不能無傷於稼說者以為漢孝武帝嘗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輒執田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限古為艱理時猶逼畏指諫即稍罷然佞臣竟以帝耻不忘遂藉民人曰為五作長楊矣今又徒甌越卒由戍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護甸而三蜀移遊于其間市間雜業者多於縣人十九起農桑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園皆募其傭藝之由是富民豪農頗書名買橫緩急以自數匿冒名欺偷浮詐相謬雖賢宰處之而丞與曹或不類莫能盡枉直之情也夫

丞之職也贊宰之正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今丞也余從祖居之既滿歲民諍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殺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歷長楊至於射燕五祚訪其遺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於丞之署

淮南都梁山舍記

汴水別河而東合于淮水東米帛之輸關中者也由此會入其所交販往來大賈豪商故物多遊利鹽鉄之臣亦畧致其間因擇官分曹以權庶貨而部貢之吏盡令鹽鉄

諸官板造之疾徐用賞罰大梁彭城控兩河皆屯兵居卒
 食出官田而畎畝頗夾河與之俱東仰澤河流言其水溢
 而況多肥比淫水四月農事作則爭為之派決而就所事
 視其源綿不能通槁葉矣天子以為兩地兵食所急不
 甚阻其欲舟艦爆滯相望其間歲以為常而木文多敗裂
 自四月至七月舟傭食晝不得前元和九年隴西李豫為
 益缺官掌淮口院病其洞滯思欲以為救而乃與楊子伯
 便議之曰自閩越已西百郡所貢輶輓皆出是以炎天累
 月之久滯於咫尺之地篙工諸傭盡其所儲不能賑十半
 之食只益奸偷耳幾或有終歲而不得返其家者今誠得
 十教之倉列於所便以造出入計無憂也正月河冰始泮
 盡發所欲而西六月之前虛廩而待東之至者矣如此財
 役者逸而弊何從生哉議定即以狀白得其遂便於是稼
 度泗上卑濕無堪地遂叛庾於淮南都梁山十二年詔以
 誅蔡之師食窘促令益缺所輓皆趨鄆城下是時下淮南
 倉發春更計春其上人曰春材必櫟若榆吏欲令工就山
 林剪市之稼曰天火方焚曰將燹萬家當傾刻之間雖得
 弊穢之器奮濁汚之波百夫汲而揚之立足減患如曰不

然我欲利其器待我柘植之杓致滂池之流操以救之彼
言而後謀則然灰尚不可望而况全者今縣軍十萬旦暮
不賑其為急也問不容釐今待與訪山求材然後用何異
乎柘杓滂流之語耶其倉材剪之餘大可以為白小可以
為杆長可以為杆之梁薄可以為脂樞夾峙促命裁之即
日而卷成百其其餘來與吏分辦之先以家奴就役次及
郡更各有差所卷凡二十八萬石不涉旬俱得浮淮而西
矣十三年夏泗水大災淮溢壞城邑民人逃水西岡夜多
相掠奪更驚恐號呼而盜鉄貨帛十餘萬囊之於布緘
用史名載與渡貨帛無遺失乃內倉中不能盈一教其餘
皆應仕家之急時余過泗上得其事故與悉論善濟之方
而著之以明某績

華州新葺設廳記

今天下邦郡之望莫與太華等然而公堂譙無別位顧几
硯與饒樂之具曰更廢置於其間寧地勢之要為守者無
久留於任而經慮莫及此乎隴西公為守未滿歲郡中既
治因窺其廡屋可改者乃先問其吏之為因何始也吏曰
累更其守耳公曰吏知其病哉夫几硯者公事之重器也

以宴而遷撤宴而復則居不得常守之更屢其不由此耶
且吏入公門望其居則必莊是几硯之廬處宜其嚴也令
朝撤而暮置事之者既勞固以慢矣而况酒行樂作婦女
列坐優者與諸 詆謾搖笑譏左右持或銜哂壞容不可
罪也夫狎久則不敬豈吾之獨患其吏亦醜之明日解兒
宇一構於正寢西南隅墮其外數步土基之飾故材以鞅
用垢者磨其滯弱者承其輕決流於其所以便塗者補棟
續椽不涉旬而功就沼北之濁隨而比矣嗟乎轉流為安
不費而功吾知其由人長慶元年四月甲子吳興沈亞之

仰公之跡因請張文其下紀其功焉

隴州刺史廳記

昔制戎於安西瀚海之時而隴汧去塞萬三千里其處內
居安如此朝之命守猶以為重地必拔其良能當時之務
其難者不過理隴門大家之田園陂池而已觀昇平之基
其雖賢如此今自上邽清水已西六鎮五十郡既失地
為戎田城為戎固人為戎奴婢顧隴經益靈昏列為極塞
而隴益為國路凡戎使柱耒者必出此視其守由 人也
而言語威儀豈容易而處近世者朝之命守殆未能注意

耳今清河崔公承龍世仕安西軍司馬公生長於戎然而
神性傑異行賢智之路頗通諸書又能博九州山川之理
而國中之士知而仰者無幾人近歲西戎累犯塞前年令
上即位欲以姻交北虜以輔中國上書言西蕃之事天子
覽書以為必能同戎夷情故命使之今年拜守隴州拜之
日朝之卿士咸謂隴之得賢為賀居郡而戎來者必憚愛
而去嗚呼何向之命守未能注意而令之悟得其人賢何
向之知者無而令之稱者盈朝豈一郡之事有時而理耶
一郡之人有時而幸耶智者之道有時而用耶長慶初余
西視戎至于隴下聞郡人之所美故厯署而刻記焉

沈下賢文集卷第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淡江大學圖書館

沈下賢文集卷第六

記下

棹陽縣丞小聽記

便者所以接賓也棹陽縣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東至于兗州奴雜盧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遣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頗瘠於擾費然而官客于出入往來者則公賓為寡也夕館而盡饌自宰丞尉簿或不能文於給饋而賓去嘗悒悒不快長慶初燕趙魏侯者失理卒乱

吳興沈

亞之

下賢

辱殺之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圍其境之諸侯咸
 會兵襲戰飛蹄走轡之奏傳呼相追而又降嫁匈奴中故
 使者益至若是宜謂私賔不能加也然又遣使陳蔡許滑
 大梁彭城皆發卒成北河督責米帛於兩江之間使百郡
 所輓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入潼關日數十輩大者乘馬
 至百小者不下十餘郵馬盡死於道凡往來馬畜者無問
 其誰皆奪之故游宦于客俱輟道棹陽中計其象寡復與
 公賔之數相高矣是時棹陽丞當公主降匈奴使及迎者
 之部十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錢于道侍嫁大臣從官御
 士亦數千人夕填田民遺承奉俱其以能不擾民一縣之
 吏稱善辨及歸乃計曰夫遊兵時四之來獨夏其為稱耳
 且與理一署礼以待之然後以為家之給與賔僕相等是
 寧有怨賔哉闕既已賔之來視其館之窮罄雖勇寒猛餒
 必抱愧自贖於所饗嗟乎隆否之跡由夫履也其構在公
 堂之左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廂二間復厦於南郵其就在
 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解縣令廳記

國家自誅叛以來於今十年征徭息繁不勝於籍租權之

法居間為民起橫縣令不得專以子養之化理之蒲蓋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流給雍洛二都二十郡其所會貨皆天子豪商稍佔而奸吏其佐賦下不出御史操法繩縻十九矣蓋田主官用即吏其位賦下不出御史操法繩縻十九閑於縣令而不得專但奉府曹侯長之教而已蓋田之皆縣民其田園雖業籍於縣而令不得親但以縣民之眾馭之而已若是為令與尤悔日爭焉苟非知良不能日脫於橫令令者余之從祖也且滿歲而尤不反豈其厚於智乎而又招士民還業者數百至於公堂便館葺飾者凡十餘構工不勞民又何多方也長慶二年余客其地因受命而書

櫟陽兵法尉廳記

尉之曹兵法居未兵法之任在天下郡首長之臣且難其理况幾之尉乎櫟陽瘠沃相半豪戶寒農之民三分以計而豪有二焉其父子昆弟皆卒名南北東西軍圍衛雜幸之將或籍書從事星台樂局織館雕坊禽而膳者之附而又勝女為之盤絡是多類者非獨不得為縣民之眾馭之而已亦且馮緣蔓以業吞漁獄之所操動繫於此而禁局

強曹垂攀子前援者持符以解之固能移情以貳法使終
決不從理從高級下相承而邪而不能竟者尤近於尉其
受役惟軍產屬民月徵之一人輸徑宮門至於內廡遞漏
嚴夜給事諸生家及池園大廡皆校尉遣之豈尉之無慮
也永貞前諸幾自進士而得尉而昇班者十六七他人之
尉而陞者百一二是尉皆摩心清視以事蔡決用以此自
價朝之未以此市若是今雖統曹不能強尉於無當近世
恩臣負幸惡其踵進自至即白一約下以為尉未足拜且
塞譽排能使昇班之恩必有自令視尉之風益賤而今益
輕矣由觀為尉者倪：自度民之吞者肆其微弱者甘其
困奸者隳其欺邑是者畏其人尤屬而決之其兵法之源
使無撓濁其易乎哉其易乎哉古者盤盂有書蓋誠其器
受量不陷也僮罄必銘勗其至聲有待也鑄鼎記刑子產
之為也尉也兵法之曹類此不復矣敢不有記故附署而
屬誠焉

移佛記

元和四年三月五日杭州報恩寺長老與其鄉閭父子將
徙故佛像歸復於其寺佛至乃饗長老使白其由於亞之

而詳求錄焉沈子曰西域之有神教流于東域之中者其教像法其曰法者名曰佛自稱曰天人師世尊出其言亦曰經驗其經之說佛去世而後模其形為像其真與眾瞻仰之故法之言像由斯也其或範金鉄而為之合土木以為之堅之以脂膠飾之以丹漆五色然後形神儼然成其像舉其教体有為尊而坐者為卑而拱立者有跪者如受教諭者有其其形怪荷戈而勉强者有瞑目吽叱者模鬼神焉此為像之外者也其性之旨為戒慎正邪去惡為濟渡力道育聳警汎溺使民無不善如我仁義慈惠然此為

之像內者也又說有已來之生來生之後生為福則福應為禍則福應因緣化而設其旨或由是舉城大敬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信佛之來於今人百餘年矣其間亦時神怪焉先天中其寺之佛事具足如向之稱者無何水火災生民流汎溺於是邦其寺之佛事卑而拱立者跪如受教諭者執樂而絃者吹者衛而荷戈叱者皆毀也散其宅皆落惟尊而坐者獨歸焉而存由是納去又重其莊敬焉數歲其鄉人後生敵惡者十誠其三四故此鄉之人思其功力復求而歸之與其敵惡誠而敬順之道明矣嗟乎忠信仁

說不舒信於人久矣而皆以已生來生之後因緣禍福之說化行焉余固長老請余記移佛之道遂得道教之所以意者欲使羣生隨其機以悟之其機高者性慧見其內像而覺發其心而能致其正其機下者其性回見其外變反其心而後賓其正是故精蘊其內外之像以陳之

誦椽江齊記

誦椽沈亞之解居負江方葦為堵止於隄防之下堂序四闢巽隅道門雖江風奔怒鷗濤鷺噪顧簷廡之間而竿緒不發方許即盡提枕簟假休於佛域之中雖緇衣煩厭乃

陽為不省也一日謀解其西廂將面水以敵已為筆吏王局前語之曰椽捧簞而食或不能給尚能及堂屋之為乎且解字非久託即更之得不為尤矣况葦茅之葦輕弱易腐人動厯歲時寧任再滿所用直使罄裝併食以為之無所顧則郢壞阜磔磔而澤游水生多不能材漢流聳急束棧寡止縱有必修巨重價又不當是用苟若無易其故歟亞之曰誠爾也然則吾以為肝者膽附庸其中為樓魂之館故能視而佐意隨姿而啟情今漢流吾右之居不過數步雍擁之患不得日親由隣顏冉而不親其德也吾何

能薄其實而厚其浮哉遂召二人傭人茅塗之者與計之
磨淄沈故得克用者十五太守聞之與其薪十四其餘則
搜剪補輔然後配材就構雖細短不委各輻湊以任一棟
七柱助桓楹二桶覆厦狹廡重左而卑右君翅之將翔然
蕉旗竹篁分植叢列為蒂風篩月之餌方檻短析而江虛
披烟嶂委霞影對彩虹碧幟拾弁給於所矚遠近高卑龍
若交党為清霄晚炎之借暴陰色蒸雷扇踣震神冶鼓墻
如金經騰連摶綠玳切干為颺燭揮銚之駭翥然頽云若
然漏曜候閃態狀若笑若怒相為端緒馮生之中足以自

廣時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也

杭州場壁記

國家始以輸邊事塞不足為用遂益鉄榷沽為助使吏分
曹計其入於郡縣近利之地得為院益場之署以差高下
之等顧杭州雖一場耳然則南派巨流走閩禺甌越之窟
貨而魚益大佑所未交會每歲官入三十六萬千計近歲
淮河之間頗聞費自是汲利之官益重矣前年京兆韋子
諒官始縣主簿有龍名及秩謝當歸是時尚書職方郎崔
稜為揚子由後始聞其所行遂邀署之既到滿歲利榷大

登吏無敢怠與其縣主簿加勤也或謂亞之學史詞無苟
故用是記焉

復戒業寺記

皇都左輔其屬縣朝邑縣令王郛言能改作便民當有緇
衣遷寺戒業民不便郛復之初蒲寇李懷光既虜其屬將
叛其散卒聚之長春宮城圍朝邑室廬皆殘燼寺宇益毀
其後緇衣以為居近郭苦遊惰乃聚党與謀遷之西岡縈
垣侵社地人治殿廡居墓墳隴當其下者輒平西是時郛
為尉固正緇衣之魁得他吏與交通為助故尉終不能制

日縱其徒徒於民間為禍福語以動惑之民無老幼男女爭
相率以奉所欲顧畏已後耳及郛為令乃元和七年也明
年召緇衣宿老師弟子與語曰緇衣之道非能逾仁誼以
無害故天子許由國中前者緇衣無狀徙其居西岡之上
侵社地壞邱塚夫社國之尊祭也邱塚人之反本也令而
曹自為其居侵壞之如是寧無害耶某昔爭之不得身常
慄慄抱痛願得自効以快意今能還復之幸善不能亦且
論繫矣民間之皆大喜故以其年十一月悉還其故九年
余適邯鄲走蒲聞朝邑今為具既酬前奉酒於余因請以

沈下賢集 卷六
其事次于文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渭水東附河輸流逶迤於帝垣之後倚垣而跨為梁者三名分中東西天廩居最東內淮江之粟而郡曹百衛於是仰給惟平輕重之准為難即至官不職其咎何如哉長慶中得儒臣杜生以行御史主之能謹法整吏絕輕出重入之尤明量信叙無先貴後賤之弊故官曹士衛之所仰給者如取之家食焉再歲如為外郎因指其署曰夫渭津傍控旬邑諸陵道左輔出入河東藩而公賔遊士過必臨我我儒世家也宜飾宇俟賢以誠其敬今公齊陋冗無足為禮於是盡去之募市其傑棟臣楹文梁勁楹既已具構其中可叙百榻而儒良知者必與講談其道隨其能否而梯級之得久由其下者雖孱車弊衣則名日彰矣今覩渭津之瓶開署宇為嚴虛廣敞意者得無欲天下之士見其自中之曠大乎

沈下賢文集卷第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including a signature and some illegible characters.

沈下賢文集卷第七



吳興沈



亞之



下賢



書上

上冢宰書

亞之伏念傑水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足以
業其根長霓不足以惟其華天之所惜其体：此豈不皆
獲其所安而輟乎用及其未偶也徒見摧風枯霜蒙烟老
雲而已大尋常之材也幹不丈而枝不尺葉縱其根不饒
躡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斧之製以就用何者受乎庶



氣故易長於極成為衆用故易售於工其在松柏扶榮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末相與笑其凡拚而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採而館之跨於礎而百棟賴負若是修材巨幹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多能之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也負難戴重橫於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異日處之然後以衆材之備於百當去聲如此則賢上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垢不終湯充飢不竟飯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採訪於衆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為公卿大

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重養其所進者唯柔氣緩言暫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為誣博知為狂遺善為流斷節為詐是昏斤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物樞機茫乎不知其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後之彼非不欲自勝也蓋事業之所執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已山東盜賊殺辱首末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即如主上求其往而為理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亞之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謨古臣知輔之所以為化至於樂能慕哲七其思而不回此則得之於性矣酌

岩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於書得失借理亂叙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霸帥之所以整暴亂至於奮放陣師會百變之狀離如驚鳥合如凝云此則得之於帥矣是三者皆業於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為一從木戴宏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顧世之時斧之士安足以摹戎亞之聞鏡色陽當日而曠之則能延燧與火處與而視之何異一觀之幽銅耶而誰寤者夫氣應則生亞之亦曾蒙矚於光下以發所抱書辭多鄙又不盡志忤濁清嚴罪無所遺謹再拜

上李諫議書

日月將仕即守秘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賁書諫議閣下亞之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置其拙也甚矣故詳禽之類凡羽而混之神芝之類腐菌而混之嘉蕙之類芴芻而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掩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沈世俗之耳然能於此而由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能自求於時哉一失其顧以為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何不痛之輒假所喻願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食十有餘年而玉体不肥左右者懼王曰膳者不能味吾鼎

也國人亦曰膳者不能味吾鼎也遂更膳者凡十輩亦不
味王耻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體者寡
人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者其老屬袖
而送之曰往矣卽鼎也曰然王曰仰味於君：何以塞之
對曰王必以鼎授我：力甚優天治鼎之職約水燥薪爨
大以觀文武之用而已其鞅味則有椒桂梅醢薑醢之品
在吾物象力而調於心此其功也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
曰斯固也夫真偽雜鬻儲戶而啼祈其售者偽得十九焉
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為也梅醢之質類而苦酸不為
也薑醢之質類而醴鹹不為也皆具而不為滋一旦集而
會之鼎則必空虛矣君焉能揔是之力以成於王耶前膳
之所以得逐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歟然則君之明足以
察偽惑君之智足以樞物情誠能儲其真蓄其以給其用
則從之辛馨之才醢醢之具必越海通陸之而趣君之旨
矣斯百代之准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今閭下既已游泳
道德蓄儲助味之具有素也然紛：之真偽而清寤能不
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見久矣幸因從左右者
召稍延於前獲進所語幸甚伏惟降察不忽謹再拜

與薛浙東書

再拜復還坐賓客中有小吏持吏書來其語曰帛十匹吏置帛書於亞之前曰閭下所以貺客也其敬之誠則厚矣然有所未滿者敢為閭下道之夫虬能具水濟物故佐天如臣草木仰其澤苗方秀而望其成有一日之雨而不及其實者則仰告斯臣以求之得一日足矣若纔潤於枯稿則已且猶將困之今亞之往復道路三千餘里顛之誠於苗之旱甚矣而十鐘之祿於水用又大焉亦何惜一日之澤而不給其涸哉亞之狂愚當其困涸不知所為乃復枯苗仰澤之說且敢煩告且閭下寧能不憐之亞之再拜

上壽州李大夫書 十一年秋作

昔者燕昭以千金市駿骨而百代稱之非直朽骨之可貴也意必在將來之良而已矣今亞之仰閭下之風而進於前恭聞閭下以不朽之宜鄙人之宜顧也其名得無將來乎是鄙人之價冒千金也幸甚幸甚今有傍徨之誠敢露肝胆伏惟聽察之亞之前應貢在京師而長幼骨肉萍居於吳無咫尺地之居以自託其食給且營其畫：

營其暮如是凡三黜禮部得黜輒歸自二月至十一月晨
馳暮走使僕馬不已焉即旦錄：如有一日霜露得欺氣
體失理則一室向門之心無望矣今忘辛勤之榮扶挈長
幼丐食而西雖已反哺口然猶因其所儲不能自給但涕
泣語空無有所仰又度天下王公希可以此言告者乃閤
下耳伏惟分一日之澤以濡之無使亞之復為朽骨所笑
謹再拜

與福州使主徐中丞第一書

九月十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謹再拜狀所願陳於閣下

某伏念從古已來懷其所為抱其所用者非知己之進無
能自揚也自谷繇之蒙舉顏回七十子之蒙范叔之蒙鮑
叔之推至於今知己之功相嗣而不絕非有文字之紀其
功雖如前數士而後代無聞也可以惜諸往者其始得以
文謁閣下於吳之嘉與明日權幼公謂某閤下言吾見古
史者亞之也其後涉仕路困則遭其恩知如此且以閤
下居為世之端表故象影依之言為世之典謨故衆傾聽
之其重如此使一遊其門則天付以幸也而况知而推之
哉提而用之哉然亦懼不申於文字而後代莫覩是以前

者敢以先人所業之書上干清覽求其筆為之光以揚于
幽故而為後代寵奉歎之曰惕恍咽然不能周露誠以黯
矣伏願憐其繼志之心使輝華裔之著於百代雖大寵何
以加于此焉伏惟俯賜終筆書辭再陳無任惕汗謹再拜

上使主第二書

二月二十八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拜書復獻大使中丞
閣下亞之昨與二三子同途晨問起居指教所謂薄疾未
除將欲有請草奏具示始則卒然愕室不知詞對及退舍
伏念閣下之所苦者惟中年之士十九而有之未嘗聞以

此而有去告閣下惟不為出入宴游耳其餘決教益理善
息無減况方在強茂之時徒以小恙暫留廬中乃欲為告
以自遂豈當宜也且今時仕俗守榮路者雖以朽老支扶
昏恍矣然則固其所居惟恐有損如此者亦十八九而閣
下瞭然自晤所向若此得無獨清之累猜疾於彼人之胃
中哉閣下骨肉交姻必有遠萬里者即聞是請寧知其退
讓也必且疑驚隱慮莫能自浣設使憂能侵人閣下何以
解也亞之見識孱淺無足以奉請事令極慮深陳於前誠
願得於中庸使人無如口語也非敢過緣取領厚祿而終

斯說伏惟稍緩高明之銳以周慮之冒陳端白河任恐懼
伏惟憐之

上使主第三書

二月十一日郡都團練副使沈亞之拜書遣獻中丞閣下
昨日候吏自外來急告以赦至亞之誠前後左右不得常
步及下馬就次揖謁先聖獨張侍御不領桓言嗔呼諾此
猝拽道將移罵侵怒俚言攻凌不容須臾之間以党界證
攘掉呀騰如欲見食自羣官衆將至於聚立者咸聞見其
簾聲奮態園來驚視誠以亞之樗鈿之材處不當任可逃
遭此衆辱宜矣然誠恐積暴不除異日酒場恃醉卒肆所
為又為侵詐誣言飛入清聽以是寒心自悲不能無患亞
之幸蒙過意提在賓階雖無分銖之能以事萬一然誓將
鞭勵孱謹以効終身伏願哀其端拙察以無辜稍借光明
使各得分限免其侵迫過此之虞餘何敢請伏加察幸甚
幸甚謹再拜

與李給事薦士書

十年春作

月日新及第進士沈亞之再拜稽首給事閣下亞之幼學
見其往記曾參閔子騫之孝至於跬步不忘雖駭幻亦能

沈下賢集 卷八
蹴然內慕自是常思其人有能跂於曾參閔子騫之行者
即往傳其名于親戚朋友卿大夫間使其聲不減昔者五
年亞之以進士入貢至京師與其等清河張宗顏比居常
與往來言始愛其人無遊詞至春宗顏去還家久聞其親
喪又明年亞之東歸至洛聞洛人稱宗顏之孝曰宗顏貧
無以事喪乃與其兄東下至汴出操契書奴裝自賣聞者
皆動感流涕然盈月不得售汴帥聞之持百緡使弟所歸
之盡發其先故羈柩歸葬於所是歲亞之至彭城日話其
孝事彭城人曰此吾里之客子也八九歲時喪私親貧不
能奉飯食乃繫木為車與其兄自輓而送吾里謠之日拖
車能是令曾閔之行難而里閭盡熟亞之切痛賢公卿未
得稱其如此伏閭下於異行尤能銳染故亞之敢以宗顏
之事為請伏惟訪察之幸不然已也

沈下賢文集卷第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
一
覽
集
卷
八
九

沈下賢文集卷第八

書

與路郈書 六年夏作

吳興沈 亞之 下賢

亞之再拜稽首大夫閣下亞之昨去長安時歷別於所親友門所知親友謂亞之曰安所適安所為亞之對曰適郈將假貸於諸侯門所知親友賀亞之曰郈有長賢大夫也喜文學仁義之道斫馬走其門者日有之亞之納喜於心克馬搖馬走僕忠其勞失其怠望閣下之境日近日

喜及至之也且觀將謁之禮於其門乃見納客之官奔而入促：而出言不及吐道不及陳退居三日不知所為乃復聽閣下採取賓士之道高下之等則曰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為之輕重書之多者館善宇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辨智過人猶以為狂即與偶然之輩微幸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襍處飢惡味且走來閣下門者亦不獨盡窮餓無依而來求粟帛於閣下亦有抱其志懷其才聞閣下好賢而來求藏否於閣下而望其推引之濟耳今一貫而禮一類而惠賢愚顛倒而又以書不書而為之輕重切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門者皆相爭費書為糧受閣下之惠者不曰閣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禮我也何有愧於閣下不唯不愧而已亦有憤屬於哀而終怨怨者竊恐閣下勞費以取無益亞之愚獨為閣下惜伏願閣下稍精接士之道使賢愚明白閣下能知此則四方之士聞知皆謂閣下不愆己之不至而求其方直如此令亞之冒旌戟之嚴敢言進於閣下亦希知言之士聞之知亞之不苟曲於閣下而存其直如此戟戢無任亞之再拜

與潞州盧留後書 八年夏作

中丞閣下法者古王一其度於天下蓋欲必信於人耳非執事之臣能得專喜怒以自弄今或奉之未知其意何哉迺十四日亞之晨出南府門見一人衣縞不帶乘捷馬北馳健僕呵道眾僕皆左右馬分走甚嚴亞之意謂執事有服者即止馬匿道下既去私曰執事寧不帶耶不則又何呵也問其僕曰是方士李元戢者繫盜也郡焉亞之曰既繫何謂縱而邀乎僕曰彼言能化黃金及童齒令一郡大惑下自豪史盡欲德之故馳過其家旦暮不暇亞之因仰

而呼俯而揖曰是能化黃金及童齒為凡執左道亂政者在殺不以赦今其人且繫尚能感設冠帶自儀而熟不陷前日信州刺史以夕祀黃老不當理官臣譖之得罪幾夷誠可寒心今閣下獨不省悟亞之雖不肖亦知為閣下畏伏惟亟誠獄吏使固手足之繫與常死罪者等無令出入自便不然法為吏侮而閣下安所任主哉幸留意焉亞之再拜

與同州試官書

今年秋亞之求貢於郡以文求知已於郡之執事凡三易

郡失其知輒去其友相率而笑之亞之為之語曰里人有良金鬻於市而里之豪亦鬻焉俱將售於衡者里人金雖精里人出其左衡人畏豪奪其價而先豪里人懷而去明日而之他市而衡之直復不同又懷去又明日之他又然歸而聚党與謀曰聞某市有衡人不欺一市之人謂之直遂往與羣金角俱慝火具某市人曰雖然願先豪衡人曰是精粗在目輕重在衡：日可欺乎市人慙而退其直果然今亞之負詞之來於執事其望亦同於直者也伏惟熟察無忽亞之再拜

與京兆試官書 七年冬作

孔子之徒三千而言升堂者十輩然皆不能周其德故各以其所長出人者稱其名曰四科百世之下皆言孔子聖是知無全能者也今亞之雖不肖其著之文亦思有繼於言而得名光裔：不滅於後由是旨春秋而法太史雖未得陳其筆於君臣廢興之際如有義烈端節之士切書之善惡無所回雖日受摧辱然其志不死亦將俟能為孔子之心者拔之是以晝夜增矣時亦有人勉亞之於進士科言得祿位大可以養上飽下去年始來京師與羣士皆求

進而賦以八詠琢雕以言於生病亞之習未熟而又以文不合於禮部先黜去今年復來聞執事主選京兆長安中賢士皆賀亞之曰某執事斯謂明矣其取金必以自辨而察亞之曰微亞之以八韻為畏對曰不然夫良上為厦而選才者不以楠廢棟不責能此而否彼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此聖人採取之至言也亞之文已貢矣執事其服孔子之心有素如其取舍之際亦能留意乎亞之再拜

答馮陶書

馮生足下前辱書時會鄙人將有適方事役在焉今則足樂去貫鼠草聚觀於五侯之歌巴聲夷詞唱一和而百贊之者十萬人南風之絃雲和之瑟曠世莫用烏能自唱其德於聲音雖韓之妙欲誰繼者今足下將行者古道也將操者至聲也鄙人方困立之厭斥安足以使之聞聽於眾耳發嘉譽於此日乎猥辱雅問願悉所誠幸甚幸甚

答李先生書

亞之曰辱書覽所指令僕人持書致安南守使從雅旨以契所欲望者謂僕人居峻勢能可樞其意一云謂僕職在軍副其力可驅彼之情易如瞬眴夫何妄悞容易而不見知其不能如此哉

且安南守其志不銀自齊從事以下或以公籍督稽歷受
訕侮繼章傍凌彼恃門矜老無所加貴前日韋同舍亦然
顧亞之孱畏靜常遭尤况又掌刑書累以法操其吏彼無
路而露憤於僕人耳今來書指教欲使有為是執仇而赴
於敵也可能致其願乎幸終悉省不宣亞之再拜

上九江鄭使君書

郢岸謫吏敬對所詰引言為書致于九江守鄭君閣下詰
之既深焉得默已也固折委謹之於章遂用恚陳惟聽
之國朝天后之時使四裔達威德之令皆儒臣自喬知之

下又赴省于東故東書久不遑答有負慙歎無以自露然
則書辭所屬寧鄙人宜當託是乎乃敢自酌以揆其意惟
智府悟之樂府唱於歌十里聲流邯鄲下而魏歌者往請
之曰聞士之韓娥其歌也能易哀樂變林籟則有是也何
自而及是乎今子能揚韻激妙感物態矣而人投聲請價
者宜以遂之必且語戎使問聽於衆耳以得售進入為王
左右之娛對曰若韓娥之歌韻合於氣聲合於情是故草
木之於地也氣為之君五府之居人也情為之長草木之
生其根處瘠則其表訥根處潤則其表昌瘠之訥潤之昌

不過其草木及氣之作也為溫陽則萬族舒為晦寒則衆色雕瘁五臟伏五行設如金困於內則肺亢應於外而嗅厭極則反之木極於內則肝急應於外而視亂困則反之困而厭極而亂不過一發於內一應於外而已及情之作也為喜通則七竅走而會之怡為悲愁則六氣集而赴之慘是皆不得自任也韓娥之得也在此馭二情以哀之故能易哀樂岐二氣以襲物則能變林籟其神至矣亦尚未聞既寵賞於當時者何也所感者智人也草木仰天性智人不混於累天象度之目佛於視世俗之耳離其聽故擊

陳子昂受命通西北兩塞封玉門閉戎虜遁避而無酬勞之命斯蓋大時之有休臣之當理也然喬死於讒陳死於枉皆由武三思嫉怒於一時之情致力尅害一則奪其妓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接柳以為累陰今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於不命嗟乎嗟乎自是之後臨戎觀危酌逸勞之狀為死者而儒臣莫與矣前年天子以兩河逆叛之兵連歲不解負輓之輸而不造廩庫皆從便道為戰士衣食之給於兩河之間歲尚賑朝輩之下執笏常謁請罷所討者十八九獨諫大夫自以為習知叛臣之情日就窘請得往導

愍痛以歸之既可所奏即請以亞之為副又以為右者軍車為使有功則為戎臣輕害之遂於行請兵以自柄詔書仍以便宜從事又詔邯鄲鉅鹿兵各以百騎與車蓋欲重擊鑿之柄也及過平原平原郡城而有常山卒分居之諫大夫因令亞之為書檄之書成亞之題帛引弓射書于常山師得書以期請降滄海之人聞之降者日百有餘輩及滄海寇欵與符印偕至即請以城歸使者是日往受城亞之復引前驅騎為先至滄海同捷與其徒繫頸者服裝不帶伏軍門之左委命於使執事於是諫大夫遺河南將

石稅部軟閣下稅夜殺同捷於平昌亞之分道馳還以報事道中不得乘乃乘羸驅馳至貝魏之門守長皆為難日吳不得食因中病於廣武之間歷再旬而謫書降即奔上所委令閣下罪諫大夫以為狷急忘体冒危取禍習傳不察端木附言和唱敢避忌應封哉昔日麴生馮軾下齊城七十韓信劫而烹之在前代且尔况今持兵連營淹歲經時既費且敗萬無以自塞之際而使臣幸命詔御解羈裂網之恩啟萬死重生之路曝就鼎之枯彼之不思於降復何歸矣今習詩書步規矩而進於是者固未嘗習武事况

親於戰聞之間耶必多武臣之言以為信何者重己之不
李祐避能而誠邁越之談也或亦有詰亞之曰李祐避辟
攻平原城：危且急尚不聞有效且使臣居間曾不逾月
而云城降者何端亞之應之曰獨不見童子之情乎夫童
子師與終身之益何惡而不附乳母孺：之常恩而扶戀
肆喜何者氣微意迫則意容之難洽而告訢之言在前也
是則向使之卒披堅甲持銳鋒以相攻差剛決於敵者不
瞬而殞形喪魄矣有如使臣之煦諭明白寧有忘生趨死
之渝乎此鮮折之事誠不當為閣下說：亦不能降聽以
委書之叮嚀者蓋欲流之於世以俟通方之士次第於所
悟耳梗概之錄不文於詞亞之敬再拜

答馮九書

降書誨慰滓滯之情稍以揚矣昨日奉策應對之曰操意
張謀唯恐不遠刻文勵語語恐不工思欲不肩於俗以為
世之大寵及遭不錄退舍自念夫若是也非窮心於此安
能堅然而顧之雖窮心極思而風水之力所排者又安固
之於固此之於彼非吾兄韓兵部安能無所惑者知與既
寡攀提將誰近世復以知人為耻既知而譽乃為之私反

不若譽姻党耳以此自悲不能無憤亦欲極老目之力不
忘於文以思雪於後代之人耳吾兄豈嘗失味於是耶乃
教之空門之說小人狹薄尚為激然之氣戰燎於胸中故
九引達者之波而澆之而熱腹九熱未知其救也果兄教
復至是將有可開也自廣也詢紙不能盡不宣亞之再拜

答文學僧請益書

顏上人

上人足下辱書指問將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梯進之
給猶畏過意請聽畢說幸甚昔時有善鍛者火五金而別
器一日化百狀而智用不極然常薄產自急弟子相率而

笑之曰夫子之於業工矣然而市售之富不能當陶之饒
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隨
失其用復從而市之而無虛日故能饒且吾之業搜其度
而運其為及其成功於去終始彼所居之人又安能罄其
室而市吾之工哉故常飢亞之悟學為黃金之鍛且已困
矣上人無乃襲飢於此哉非敢自重誠恐以陷其所從耳
幸熟慮焉亞之再拜

沈下賢文集卷第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沙丁魚集

卷一

沈下賢文集卷第九

序

送張從事侍中東征序

去年淮夷誅凡諸侯執兵者皆統在侍中故侍中得坐制於大梁以長子常侍冲萬人臨事破堅北勁皆先諸侯軍故宣武論功得為上今年齊淄不順命人子復使討國其境之諸侯咸兵會四塞於是侍中空大梁驅甲馬三萬騎與攻壓之具金鉄草木飛石騰梯之器載而引者亦三萬

吳興沈 亞之 下賢

乘擇日出夷門：下之賓參於幕者張生從馬生舉進士
得第因東客於侍中門以協律銀綬而居侍中器之以為
敏良可親起居必與俱及考鉦有期故請余叙其所以云

送叔父歸覲序

古之取士得明經為清選近世即為進士亞之叔父獨謂
古道可恃乃曰我儒世家也當勤經策義取高第耳業之
三貢果得中選理素言歸亟思以賀為高堂之壽嗟乎斯
古孝廉之職叔父盡之無愧耳凡東出都命諸子亞之讓

送田令二子歸寧序

昔兩河之流未歸而中書公為魏將因其師喪故門下將
卒咸以戎事歸中書公天子從人之欲而拜之凡數之制
無以小皆俟決於朝之命士卒有所不熟聞者往之孽
語一年而化其後四年天子討淮夷使其子布與去聲兵五
年命討常山悉師臨南淮宮城七年淮夷滅八年常山貢
二郡赦之秋命討齊魯移兵東渡河急攻濟北九年拔之
斬其魁以其獻秋入覲盡以昆弟諸子去魏從謁京師者
十餘人十年常山帥卒常山人以其狀來告中書公由此

得其事前曰奏於是拜帥常山自以魏歸不一年天子之
兵南畝淮夷東清兩雨河而曰中書公之勤也乃以兄為尚
書留置洛以其弟執金吾以子肇為亞尹居岐以將軍右
持節回中以犖為將軍居北軍人以羣為將軍居列位午
為少將作牟為殿中丞以支恭王昆弟姪俱以中公蒙寵
居官然皆謹恭下士人多以為當任與儒者比長慶初少
子牟、弟早令觀中書公明日出都門來顧余以云穀下
名人文士必以文寵別欲余有撰於是與述中始之迹以
塞其勤

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或曰近世有府之侯邀士拜賓不由己之所尚而使羣居
不類故有諛言順容積微之讒以基所毀四隣之地更効
遞笑飛流短長天下聞矣而其侯尚且不悟夫言諛足以
瞽明薄毀足以害忠若是雖欲明其撓直而明莫之遂也
雖樂聞己之所闕而闕莫之聞也彼思勤過畏者一牽於
諛讒即爾而况己之所尚又使羣居不類乎是以慎行者
之所謂也昔者余嘗得請吏昌黎公遊門下十有餘年北
渚公之諸孫也左右杖履奉應對言忠情勞其餘則工為

魏晉之詩盡造其度今年春進士得第冬則賓仕於江西
府臣有行日其友追詩以為別乃相與訊其將處者而誰
歟曰有引農生倥耳夫引農慎行其道不欺者也北渚之
往吾無虞其類之患勉矣惟耳不襄於道而已

送韓靜畧序

或者以文為客語曰古人有言仍舊貫如之何必改作
乃客之所尚也恢沒乎奇態細紐已思以自織剪遺曩者
之成轍豈君子因循之道歟客應曰草木之病煩也使秋
以治之繼孱萌於窮柝之餘搔風披露相望愁泣陽津下

潛雖佳懿之彩猶且抑隱惟恐其失類於慘禫於黃之色
耳安暇自任其所長耶即春以治之擢氣於其根升津百
体之上暢之風霧而綉英作誇紅奮綺細縹紺紫錯若裝
畫揚華流香靄蕩乎天地之瑞各極其至使肆勇曜如是
寧可以一狀拘之人有植木堂下欲其益茂岱他幹以加
之枝上名之樹之過者雖愚猶知其欺也且裁經綴史補
之如疢是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
必壅以美壤以沃灌以柯萌之鋒由自而銳也其大經史
百家之學於心灌溉而已余以為構室於室葺之故材其

上下不能逾其覆拘於所限故也瓶之隙空之地訪堅修之良然後攷之於人何高不可者祭酒導其涯於前而後流蒙波稍、自澤靜畧於祭酒其宗也導道十年而功就頗秀出流類令既別而延蔓將遊平江河豈欲益其自廣哉惟其勉無怠

別前岐山縣令鄒君序

昔者亞之西遊過岐山而令秩始謝余將就給食人曰故令雖貧然能卑人厚禮何不往舍也時方暑既見解帶坐令衣弊繒短衣使兒孫姪捧案前賓食、已有客越而請

曰聞令家無女使賤走賓客食必夫人親治之誠厚士勤矣且賓之來者無賢不肖皆即混然齊飽是愚為冒矣而賢者安所愧乎今願擇之而厚給如何者令曰古者侯生亦有言人固未易知夫士以食而來我者留於門無繫帶之間尚已為久矣焉能待辨而後退乎亦寧有給之一食而使其甚愧固如是雖賢愚何望哉客慙而退至今三年與令過未嘗再會食客今令窮來京師人無假氣而延於進者嗟乎會乎與令各有適故盡前事以叙所憤云

別權武序七年冬作

秦隴之地其氣雄而能產出奇夫良士由是古稱賢士大
夫多隴西秦川在隴西數百里而隴峻水夷川之原出其
左余吳興人生於汧隴之陽長而西望秦水土精神之氣
昏且異狀余又怪近世奇夫良士不繁出於此往者五年
余自東來京師見山中來定命言大水權武其人可教耳
吾常與善話武、發言往、次道及出門行事多以言明
日余過言之後其語則仁與不仁義與不義必汗流肌慄
胸目如即事既罷定命又從客為余言志所未遑者則下
淚頰首又曰吾有女弟欲以歸武願言成之事皆未及會
余東拜親江淮於東還都下不幸而定命死其親友赴喪
者數十人武臨喪其事終日繼哀無絕乎持其手曰秦隴
之能產賢由賢之能產德誠未窮矣既葬武當西去予贈
之曰夫孝慈仁義忠信廉直總於己曰賢辨是而行之不
惑曰明子有之矣慎終行之夫金之於物也鎔而為器無
不能然則將求為大用必圖於善治者當其未善必更之
當其善無墮鎔

叙詩送李膠秀才

歌詩之所以為發寤其者甚遠夫物情暢樂怨抑之感吁

而散之大空還會於風雲降於水上色聲於陶植之器髣
髴之變盡搖於樂之所感微則占於音章則見於詞微
於音者聖人察之章於詞者賢人畏之故勤人之君欲以
聞其下忠主之佐使以達其上夫往代之詩樂皆能沿聲
諧韻全徵之文以觀之而其代興衰可見也寧近世學者
固不變風從律耶何謂其詞不克陳於管絃乎今樂府既
闕所奏如有忠言之意懷所仰我余故友李賀善擇南北
朝樂府故詞其所賦不多悲鬱悽艷之巧誠以蓋古排令
使為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終亦不備聲唱賀名溢天下
年二十七官卒奉常由是後學爭踵賀相與綴裁其字句
以媒取價嗚呼貢諷合韻之勤益遠矣膠亦諸王孫頗專
七言詞始來長安人以為思轍賀今一不中第言歸故楚
江陵下豈欲以廣其情於烟波顧有譏乃余敢悉叙詩歌
之大端以為贄

送杜慔序

初亞之提筆西入闕留舍鮑溶於揚州溶出詩吟至夕過
百篇而竊罪之思雜發亞之嘆息曰後生亦有繼之哉鮑
溶前在長安常出入冢宰杜氏家羣孫皆喜溶是時慔方

學何虞詩其音往、能自振激後可得也及亞之於與生
昆弟游其相樂之愛故與溶等而溶言果然十年春生長
上知生之志謂生曰巴漢瀟湘之水皆淪流于東合而為
大江猛汪於江陵揚州兩地之間其名山園連橫秀之色
屬江而起前文者自馬遷皆經遊之六代為詩之士而得
聲名騰翔矣因命生以去游以廣其思三月生即路亞之
喜鮑之知言又樂生受命之遊故終始以序

送同年任晚歸蜀序

十年新進士及第將去都乃大宴朝賢卿士與來會樂而
都中樂工倡優女子皆生優人前贊舞者奮袖出席於是
堂下上艷吹絃簧大奏暮既罷生揖語亞之曰吾家世居
蜀嘗以進士得第吾少能嗣其業幸子之文得稱甚光顯
我序還家之榮亞之辭謝不敏曰願無讓曰始生與兄之
舉進士得絀及綴句為便口之文歷贊其文於公卿之門
由是一歲一名八年成都貢士生名在貢首九年生與其
兄試貢京北京兆籍貢名生名為亞首生之兄亦在列下
十年礼部第士生名在甲乙如是而後歸亞之以為相如
還蜀之榮而生亦後也

送受降城使序

清河張生少以善言語應對聞長又好六符神畧常從奇
文夫游至北厯邊塞受降城以宗人蒙幸於上將軍受降
城扼塞得與方鎮列方鎮諸侯時節更置其使通殷勤生
以善言語遂得居使者位今年夏生使于夏得其歡而還
夫以節度尚書公專聲重義為天下望者重目故四方使
其來者唯如此不必言受降城上將軍之善應對不辱於
此而見其不辱也不必言尚書公專聲重義於此而見其
專重也六月壬子尚書公賤使者於陽平樓命幕府賓佐
相與追詩以為贈不以亞之為不知言者皆願以亞之言
為首

叙草書送山人王傳義

夫匠心於浩茫之間為其為者必有意氣所感然後能啟
其象也此凡一眾志則尔而况六藝之倫乎今聞之學者
曰昔張旭善草書出見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鼓吹既作
言能使孤蓬自振驚沙坐飛而旭歸為之書則非常矣斯
意氣之感歟今山人工傳義學為旭書居故吳公子光劍
池山傍積十年而功就厯遊天下慕其出己者師之欲增

其功也及至長安舍余家為余題旌故平盧節士文因感之聳髮寒肌謂吾友生日願欲余叙其書意者豈余之文以感王生之志於致操劔氣之勢乎顧不敏誠以孤生之望也聊題百數十言以塞其志

送洪遜師序

自佛行中國以來國人為緇衣之學多幾與儒等然其師弟子之禮傳為嚴專到於今世益則儒道少衰不能與之等矣於其流亦有派別焉為之師者量其性之高下而有授說故有暝坐而短行毀形而鼓談之道岐於是也十一年春予東土會稽還造江有緇衣洪遜從于假渡自言能贊導佛語嘗與其曹羣居講誦恒為宿輩推信他日復來言當之閩中欲余以叙之大西都輻集之地居多豪緇得進於上前者車服之饒擬於卿士而遜得無欲乎在自勉而已余不知佛故序無以備汝曹之事

行勉贈冠躬先生

士之冠髮就履莫不多善以自襲必聚好惡於其裏好惡形則利害隙而其明一俟所燭習識之惟與生相老矣而幼善亦違也惟冠躬慎惑為能多即之故曰冠躬敬事則

道容已尅人則倫尅躬而擇行不諛者處濁則清居族則睦結友則義字俗則化折獄則不濫夫玄黃之滋不能混玉之素尅躬之志幹以潔故處濁而能清愉却之私不能玩於化尅躬之氣和而莊故居族而終睦稼穡之報不終負於勤尅躬之行誠翰而勞先故結友而能義河谷之湍不能返流而倒江尅躬之今重本而道常故字俗而能化蒙鑒之垢不固點於磨尅躬之辨窮思極明故折獄而不濫若是者非勤道孜孜則多易違也或問於力行之善先生曰善可遷而無悔乎對曰吾何敢誣尅躬自塞而已

先生姓崔氏字夏封生子于唐臣于五代居官則尅慮以事
事假牧於巴梁其民生祀之處則克力以食居於河濟之
濱其友交給而助之既跡既明賢者稱之矣他日生往郊
候之命余贈而勉之曰脍脍之舟腹萬斛而不盈浮波而
馳終歲而不息載之者覆於馳耳及厭鼠水之適安於所
留曷於一教之庾等雖坎：循環之輪猶恥其止也顧潔
狂之誠能思即折居折忘思則狂蓋古勉不息之勤言也
先生其終勉諸

沈下賢集 卷九

沈下賢文集卷第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

策問并對

京兆府試進士策問三道

問昔者秦襄公與秦郤之人逐犬戎于西河之外因其險而塞焉後代無敢逾始秦方列於小國而東有請侯窺地之兵西有強戎不忘之怨未聞當時秦嘗藉卒於外而屈於敵也此一侯者之士尚爾况臣天下之大哉今西边制戎起隴黃花鋪兩關新故也自黃花拒塞倚漢中南逾山綿

阻極巴蜀自閬縈隴西北會彈箏桓於河塹於朔方夾河而東倚豐而角有天障居其西以控戎者凡七帥遷迤數千里之間壁衝扼要之戎百有餘城若此足以流威而謹塞乎且戎之力不能加古昔之患而遂防與地之兵方秦之多倍百矣猶以不足於用即東取卒於淮南吳越東南取長沙至於衡山臨江更歲以易卒彼其土之人逾寒不續而投之積永之地役其所不習用其所不能非獨饋輓之不勝於費也及聞墮指裂膚之事父母妻子聚而興哀今欲疏罷徵之請則邊臣有失助之告如存乎舊規則贅疣而無用得失之端幸稱其當

第二問

問時皆曰縣令之官為能以化親於人矣訊其變化寵最之法曰歲益氓幾室賦隨而息之是令之誨人曰勞氓其來我者遂其所而保之吾能使吏不侵決不渝一歲曰僑人籍而不賦再歲曰僑人賦而不役誠著而不衰四隣之人逋而來者屬袖於道歲告籍於其郡達於連帥即遷之通人之邑亦且虛籍以自蔽累賦於所存四鄰之邑更赦誨以召之賦累而不能及者更往而逋之四境之人環游

不絕輕去其鄉閭猶脫垢耳雖恩書出降為之濯照然猶
虛籍為租日增而不止豈褒尤寵最之謬哉不然其咎安
在衆君子皆含智負能惟其不恡嘉謀竚聞通理

第三問

問大才之居人也自申正降短長之不相侔甚矣今士非
列於朝請者必仰於吏部故歲調試十餘人即假擬於事
使對書決之亦有冒買其書者莫有西禁其取舍之程者
於字句耳夫搢篋輻之具也細不掩短狹不模撓隨用
有轉於今士一規而選授於殊執豈果盡其性哉欲去書

判之選則有司者無以為准 未知何以而得其中矣准
陳必中之言以程斟酌之度

省試策三道

問教化賞罰政之大端固並行而不相悖在交修而底於
道漢文以恭默致理武合古風鄭產以刑鼎興譏是稱叔
代昭然薄厚豈俟敷陳然則馭時自有宜急禮云不從其
所行斯不亦教化之功乎又云使人有所愧恥斯不亦賞
罰之羞乎若曰澄其源而清其流端其本而止其末陶然
而臻富壽薰然而化暴戾體則盛矣如寬舒何是黜陟幽

明瞭察其或舉一善而衆皆歡懣一惡而衆皆懼進猶加
膝辱過撻市効則有矣如削刻何是道德齊禮為虛說也
今聖上思理股肱宣力有司登選茂異周觀材器酌時而
行必有所先原始要終行能精辨幸陳其要無或蔓詞
對賞罰所以禁弊也不可使其弊也夫太寬則上逸而下
偷太急則上勞而下怨下偷則怠慢生下怨則暴亂作故
殷周之王因其弊而更張之因人利而改作之是以不相
襲制而秦驕霸嗜利吞天下以入咸陽鞭百國之貨以富
宮室當時秦法行於四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漢弊悉蕩

其煩苛與天下更始樹可守之法使賞必能刑必罪至于
文帝漢天下已四十年矣文帝躬節儉務簡易因其時而
若于產者當徵諸侯爭霸禮讓流喪盜賊羣起鑄鼎著刑
以救時耳今可法之理於近莫如太宗龍興羣亂隋之殘
政修法度立中庸圖堯舜為鏡於前用以為明白之理使
房杜為之相以輔不及當時之風一化天下流乎開元并
閭之人反朴若先古然夫既理之代理之在中而已矣猛
則救以仁寬則輔以毅孔子亦曰從容中道聖人也亞之
則不肖然讀其書見三代之如此秦漢亦如此然太宗中

庸之理又如此且貞觀之來非遠而鄉中之老往往猶有
詠其事者伏惟明徵之可從容言於上前

第二問

問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博通具舉唯君子能之是知超乘
穿札非謂武也搜章摘居非謂文也苟不通乎源流而徒
習乎藝事工則工矣是謂末節者終軍班超奮於文儒有
請纓投筆之志壯圖急病何代無之乃有淮右小醜久稽
天憲聖上深覆幘之念極綏懷之仁網開三面武引七德
而鼠盜蜂結趙趙未賓忠臣義士有以憤激今明詔既下

王師鼓行視彼兇殘坐見殲盡誠太山洪河塵卵注螢不
足以踰然衆君子備詳前志多綜流畧必有善師善戰之
術七縱七擒之方一為指陳悉徵備要將求其可上達宸
聽而或出乎奇秘亦當明密以聞獻

亞之提筆之士也區區討論之間迷失聖意究未能得安
足與論功伐之事歟雖然前歲亞之覽古於濠梁從容觀
魚之地而濠人有習知蔡兵舉止者嘗未亞之日自吳步
誠叛已來王師曾會德宗尊仁宥罪詔天下悉罷襲蔡之
人雖蒙恩然日夜益訓甲卒堅城深塹芻食盈廩積至今

十五年餘未嘗一日忘戰非有他居及側之聞唯恐為所襲耳而四境之郡備禦已罷雖數更其守未嘗間一守留心下人牧愛百姓皆能名虛軍畜肥私狗馬田園陂池之利用以與人務行金繒卜射幸以祈遷平善地而蔡益知其境之虛果因喪而橫前日壽州失利其固然也今又欲兵徵四方便來會用以小 蔡即北取趙魏燕齊西取寧隴邠岐西南巴漢南取甌閩東取吳越皆是提遠趣而萍合相容於其山川險易曾不影響又未聞其將軍稱者使其士卒一有父母妻子之念是寧能死志一方安所為聊且勞給非所為也爭鋒則失利坐守則厚費今議者或以為不足於練皆非也而屯集師旅亦非也今必欲不計時而誅之獨有使才人為近境之郡至其籍其郡人父母昆弟五十以下十五以上除習兵務農無得日用者如是不日而兵足用賊可滅矣其餘未可利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不可先以悉數謹對

第三問

問瞻軍國給公上出於物力其賦稅之謂耶煩則攘罷黎省則乏經用縉紳多士之論及此也莫不由擾農困商敦

本抑末知倚市者為弊梓稼者誠勞必在乎俱擇臨長之官加重耕織之出今牧宰非不選也而富庶未至衆貨非不制也而粟帛猶輕用何方可以致龔黃蒲密之理以惠康吾人用何術可以均衣食緡錢之饒以利澤南畝斯上心所注至以延問觀光之士期為指明

對百姓之貢輸賦患不在重而在於勞逸不均也今自謀叛以來農勞而兵逸其租賦所出之名不一猾吏撓之後期而輸者則鞭出血苦聲仍終不得蒙不忍欺故豪農得以蠹好價倍之而美池農產書歸豪奸盜其利而賦歲以薄失其產者吏驚其不奉而賦歲以重是以割姻變棄墳井亡之他郡而不顧亡者之賦又均焉故農失蠶婦蓬徙鹿走於天下而道死者多矣由是商益豪而農益敗錢益貴而衆益輕矣今返之之法必刺史長史耳擇其良者使久而於任一年政成者一階之官一歲一加之三年而政成者歲加之異政累聞者五年而後遷之連率不如法者削其本不得齒則庶幾其化矣謹對

西邊患對

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岐隴之間採其

風得西上亡降故老謂余言邊之所以為患可痛之狀辭
未條悉或短曰徹叟以西戎蠕蠕之旅而為邊出苦言使
聞北塞匈奴雜虜之風叟曾不哭也蓋天子之憂甚勤與
師長分節符給所用以事邊何因對曰不然言今所以為
患者非一因此而邊兵不得習伎險不得為固百姓不可
為生如此吏尚輕易之然則北虜匈奴雖以逸馬強弓乘
巖時南馳其來衆不過數千其所掠民財貨一人所舉而
已由鶯集不能屯兵留塞且北過千里而屬烽望其興塵
知奔蹄之幾受降城故事云虜南下其塵高下則知衆寡視其狀則烽燧次發

然後收民畜嚴壁而待之且每歲八月戌有清野之火使
其馬無所食彼縱至不暇解鞍而旋矣而西戎則不然其
衆蟻聚多色山川沮陸之利其兵材雖一不能當唐人然
具策甚遠力戰不患死所守必險所取必地而唐人軍中
以為材不能皆易之故自安西以東河蘭伊甘及西涼至
於會寧大水萬三千里凡六鎮十五軍皆為西戎有由易
而見亡也聞其始下涼城時圍兵厚百里伺其城既窘乃
令能通唐言者告曰吾所欲城耳城中人無少長既能東
吾亦謹其無令有傷去者城中爭丐曰能圍即東解其後

取他城盡如涼城之事由此人人皆固生無堅城意自羅其榮以來為語相傳尚近奈何客獨不聞其說乎岐隴所以可固者以隴山為阻也昔其北林僻必木繁故戎不得為便道今盡於軒伐矣而蹈者無所不達且又虛兵之號與實十五又有非戰鬥而後入山林伐麋鹿熊麕麝豕是徭者居十之三窮凶險障剝繁取材斤聲合踞不息於寒暑是徭者居十之四發畜粟金繪文松大梓奇藥言禽薰臭之具輓轅於陸浮棧於渭桓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徭者居十之二餘兵當守烽繫柝晝夜捕候者則皆困於飢寒衣食或經時不賑顧其心怨望幸非常尚能當我耶是皆類主上聖神彼戎畏其化而不敢東耳今岐隴之土甚饒農食不充稅稗衣結縷無布帛其租稅約粟官一而耗倍細吏憑法而要賂賂厚者雖通亦寬之粟雖後至必亟與符賂薄者或稽一日即曰吏咎之粟當輸則曰次當某人又當某人故有累白而不得倍數矣其他征徭仿此農盡所獲不能出其費尚無不忍更是民由蓬息而處又何聊生今所患衆多其畧可痛如此長吏終不省尚輕易之噫奈何為不困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二道

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化以居
簡疑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
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莫乎其莫可
及三代令主質文迭救百為滋熾風流寢微自漢而降足徵
益寡朕顧昧理道抵荷不構奉若模訓不敢荒寧任賢暢
慮宵衣肝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
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
氣或堙底災早竟歲播殖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
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
時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多隨業列郡
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又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格俗
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
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刑其阜財發號也生子寡而食之衆
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欲究此謬戾致之治平茲心浩然若
涉泉水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啟宿情翼臻時雍於大
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懷必當咸主
之闕辨政之疵明深條之所紊稽庶富之所急何施斯草

於前弊何澤斯惠於下土何施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氣
可充推之本原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
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是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尅平
何務惟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田臣聞古者君天下之心也上降下庭还若影響夫以
身而養人者下以父尊之雖哀而無怨此神農之俗也以
道而覆人者下則欣戴之雖衰莫得離其下此黃帝帝堯
之俗也以義而教人者下以神敬之雖哀而無慢此舜禹
之俗也以刑戮而驅人者下以刑戮而畏之不俟哀而刑

戮復矣此桀紂之俗也今陛下廓神睿之宇臨天下將三
歲矣索舉賢良待問之士聚而俯告悉徵所達以輔於明
臣幸得見墀級之嚴陳百王由戶之道臣之所奏善戶有
三神農唐虞之化是敗戶有一桀之亂是彼三善之戶其
門甚闢皆可循轍而進唯在陛下命車而已矣制策曰厥
聞古先恪王之理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甦心以居簡
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
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此聖德之所臻復其莫可及
以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為滋熾風流浸微自漢而降足

徵者寡問以古先立默無為之化及三代質文迭救之法
易雖相殊者臣請指顧而奏之夫數之始生起於其一而
厯乎多數在盈十之間雖童子沮能屈指而數也及延乎
億兆塞乎天地雖明大之人猶難舉籍而造其極夫饗者
始生魄於嬰而蠶於蒙蒙嬰之時不俟更乳而飫矣及形
且氣周設肥牛之肩加百品之佐不足以塞其饜是則太
古之人象庶之俗其由數之奇寡饗之蒙蒙乎無越無踰
蠕然濡之無營無慮塊守俟照為之君者易其化五帝王
之何異以賁育之材舉一毫而趨也三代以降象庶之情
御變之俗其由數之億兆饗之周牡也君子者廣法制以
御之飾禮義以導之明賞罰以齊之然猶不能使下表夸
無益也臣聞聖人高明而道中庸者法常制定使人無加
踰於飾度猶恐其久而為弊即以日新之言以功誨使不
為常也如其臨理有常制豪猾何至踰儉乎講習師受有
常學儒者何致廢墮乎黜陟幽明有常今列郡何致干禁
車服室屋有常度上者何至姦巧乎易問先迷失道之常
也然照育之神不測者以其既弊於夕而能更興於晨使
其光日日新也伏惟陛下觀日新之道以張化源復何有

俗恬風靡積訛成蠹之患乎制策曰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刑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無已臣恐錄於所制也伏願修日新之德察善政之臣行尅己之令以極其弊然後可以垂衣而他也制策曰故詔有司博延羣彥佇啟也陛下如能用其道可以澤惠下土也如使理古可近者其在明禮樂仁讓也若使和氣克充者其本在和人心之邪愠在理之雅正也其理拂者衆氣雜其理明者衆以洽夫衆庶之情和平愠抑之氣吁而散之天空還會於風云合於水土色聲於陶埴之器每歲而附陰而伏乘陽而昇衆庶之氣雜於陰陽陶於變化者其由麴蘖乎愠氣居於中則戾、則悲、則水潦敗抑氣居於中則悖、則亢、則螟蛾生和氣居於中則泰泰則有餘有餘則交讓於變化涵而為休寶流而為精神洋衍乎祥光沛熾乎嘉澤臣固曰克和氣者在調人心也制策曰若至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氣之者課何先叔子之尅平何務於龜鏡乎擇中庸期在洽問朕將親覽夫康之所賢者在乎賤入而貴出使人無所困飢於凶灾傷旁於豐賤也夷吾之

權微不可也從古以來西事戎者或辱於盟而困於嫁非
有他由擾其鋒而侮其醜也及為所窘搏則啜物以其兵
矣戎夷之生無以異也故聖王備而不擒也嚴尤之言亦
可徵也自長慶寶璽^曆以來金紫銀朱之佩盈於朝逸於郡
國有紀何者今日布令明日而隳使人無所守是以紀綱
不振也且教令所以設備為防也紀綱所以制物樞用也
是皆虞患難拯困也人有赤子沈於水火者為之父母必
將奔往而拯之必免於苦及無為救者則必坐悲而泣望
也為救之具必在長縵之餉修筭之扶乎有備而防者父
母之人也無具徒手者雖悲不信也令^今陛下之赤子亦以
困於是矣陛下亦將拯而免其苦乎今法制委弛綱維不
樞則是修竿長縵之鈎扶不為也陛下居乎九重臨於兆
庶得無有坐悲泣望之恨乎臣竊為陛下懼不仁之尤於
後代也伏願陛下擇忠言以廣其明察智謀以周於用一
刑賞以信於令薄賦斂以息其勞慎禁奪以省其犯審獄
訟以愛其生如此水火之陷不牽於瞽瞍之俗美濟之所
克列於無患之朝矣若是又以為不理不康不惠不仁非
臣所知也謹附聖條陳寫大畧冒贖之罪臣何敢逃謹對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皇帝若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於側微積德累勤多
歷年所未經盛德之慮豈有遺哉然有好問察言勤求賢
士蓋以承批之任重愛人之志深况朕長於深宮涉道日
淺奉列聖之鴻緒撫萬寓之矜人夙夜嚴恭不敢有懈實
懼燭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詳求讀言以補不逮子大夫
是宜發所蘊蓄沃予虛怀當極意正詞勿有所隱昔王者
之政必臻於唐大霸國所立猶致於富强我國家提封洫
於三代酌憲兼於百王無堯湯之灾積祖宗之理而人未

蕃庶俗尚彫訛家無蓋藏分聞儲峙卒乘之數貨幣之資
繞而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生殖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
戾於今歟固已揣摩必窮利病明徵未失之漸具陳興盛
之謨且文武兼學以成身士農選居以豐業故家給足以
懲本力周足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
異心難於成課民供無守輕為惰遊指明共貫之方訢合
二途之利永言化理期酌厥中施為或差得失斯將修睦
勸善則在下難如將任數馭情則人心益偽思同指要得
合誠明精別比周之情敷詳忠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攸

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
詣理而行或乖方宜陳取舍之端用彰真偽之辨至於朝
廷之闕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
取子大夫其勉之

對臣伏念目之色明在昏夕之時則與盲者等及屬目蒙
光乃能寤玄黃被萬類傑智之才其處濁俗之中則為愚
者混非遭聖偶時安能樞陰陽育萬物其理一也有者雖
蒙光莫能視愚者雖蒙聖能賢其理一也故舜禹翔其光
於上益稷之徒周其視於下其中懸白日而省離婁也三

三以降君之光徵臣之智狹見其手而迷其足覩其前而
昧其後其由舉燭螢而臨庶自也今陛下神光洞天鑒彼
幽塞猶懼理之未至故親省羣言而臣瞽愚非能通智傑
應陛下之清問臣以相與貢臣以賢良應詔微臣所冒非
任當伏竄棄之尤不足以塞罪乃輒伏進所敢言伏讀睿
問周視聖旨見陛下思天災之病也臣愚以為皆由尚書
六曹之本壞而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睿問有念人
俗之凋訛及于卒乘之數貨幣之資臣請以今之戶部兵
部之坏舉之睿問有才思於文武本同於農士臣請以禮

部工部之坏舉之睿問有以辨行之真偽臣請以吏部之
濫舉之睿問有以朝廷之闕臣請以刑部之失舉之睿問
有四方之弊臣請以山東隴右之急奏之伏願陛下詳臣
之言察臣之志無以臣微而忽其奏也臣聞周設六官以
統百辟立國人百年其由綱之不絕於所制故也太宗龍
興草魏晉之殘政修法度立中庸設尚書六曹以序班文
武以條殺天下號令既布而萬方區矣愛其人若愛己之
德保其黎庶若保赤子恐其有墜也故明四日以光其視
指教其未見也達四聰以光其聰開喻其未聞也尊賢之
之言而為視聽視聽先張則黎庶不陷於災害而康泰矣
後代雖有盜臣奸夫而終不思其止由綱之不絕於所制
也夫尚書六曹之設由人之有六腑也耳鼻口目之樞系
于手足之用關於財膝其氣根血脉皆統于六腑符而命
之然後能動用失其用者非邪則眩夫人莫尊於首故足
司其履指司其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而不
勞首之虔身猶君之居上也百辟以位則君安其尊而不
勞明矣今尚書六曹外雖備其官而中實繆今之俗凋訛
者其由戶部之綱不理也昔戶部其在開元最為治平當

時西有甘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帥其餘利殖所入盡於齊人四十年間富庶滂洋之若是其一日上持昇平之功相肆威驕之恨直言得死諛也或進轉掌之間清蹕巡于巴蜀矣今西涼為虜西河為兵盡開元天下不過當今數郡之卒勝衣之農而百徭出矣鞭役重繁不勝於籍推之不顧其害刑之不問其深吞危衆多欲無彫訛不仁也兵部之選武士益謬矣武夫試射百矢為重騎射次之騎戈亦次之此武夫賦者之宜業也而真者百無一焉其餘盡賣豪奸之輩役者以待冒大奮戈戲馬者亦得中名則估肆富人子弟彼安能致武之所用顧欲占籍自恃以道徭於鄉閭耳而欲卒乘貨幣之克強臣未見也今兩河之間至於幽薊連屬西邊北邊而仰給卒多於其土之齊人十九在兵部者所操曾不能制一校射而况紐其綱乎古者兵農一體也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耕而夏植秋藏而冬講武誠願使兵部之綱維根於古道之要兵部之令加於將帥之臣則本久益大矣何卒貨不充於古哉今禮部之得進士最為清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詩而擇之及為中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

大經無王公之重大器今取之至微而望之甚大其由擊
陋缶而望曲於韶籥今仕進之心益坏矣必以陰詐為升
博明為強顧以武為汙矣而况兼學乎陛下何不令禮部
之臣督其所業雜考其所能則人可化矣夫惟博大之士
為能兼營耳夫持綱舉維非博大之士不能也夫求博大
之士非竭誠不能也故殷宗之竭誠於神：感於夢而得
傅說周文之竭誠於氣：感於兆而得大公陛下如能以
殷周之誠而求之何患用才之不至哉今工部之綱之不
舉其由百工之不條理焉且務於榷濫則能速坏惑于邪

巧則多改作速坏相仍改作無已欲使財費之不窮土力
之不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居于土階之上蔭
於茅茨之下上簋而具禹親勤水而卑宮室是二君者非
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厭蓋天下之人自然而儉
易從也而周官百工之職一於六職之書詳矣其後昏君
乱王未有不極遊現之娛穹巧侈之樂恣羅紈之靡雖有
生埴之衆不足充虞人之裁雖盡隴畝之農不足塞百工
之役雖竭蠶婦之勞不足給奇絺之貢秦隋之末君不如
此不足以墮宗社今仕家不著籍於鄉閭亦已矣則農夫

唯恐他業之不容於趨也安肯願隴畝而恋其本哉伏願
陛下抑堯之聖敬畏秦隋之敗奢念漢文之節儉凡在百
工之用關於將作內作拔同者必使統於工部以規制作
之度使勞費之怨不起於人則堯聖禹明周規漢儉為陛
下擇耳何止仕農之固業哉今吏部之補吏歲調官于千
餘其試以偶文儻語之書程以二百字為准考之能否以
定取舍直使其人真能然尚何以補况十九皆偽人乎以
是而求其實不可得也且昆吾之利莫耶之材雖巧用不
能雕咫尺之木鸞鳥之羅雖善掩者不能拘蚊蚋如使恢

宏博大之士裁心鏤舌于此辞而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
命羣臣立於朝者歲各貢所知各以其所長試之各以其
器任之不勝於任者罪罔上闕其首者罪蔽賢而洽聞者
爵逾次禮部以時舉籍刑部督其不察如此則人人爭好
賢人人務克己何患乎真偽之不可辨哉今朝廷之闕象
多其最者刑部刑部之綱不舉與由賞罰之不信勅令迭
降而相違故有行之於今日而廢之於明日罪之於此而
赦之於彼是謂慢易詐敗之藪耳欲無枉撓不可得也誠
願斤其煩苛去其相逾則人人易守唯犯然後命儒賢究

掌之明不於此者不得刑部之害無令猾賊之徒輕身重
貨竊法以自畀如此則清矣賞信刑果則迷罪修己之風
序今非止於闕蓋將病且痼矣失病者其在支膚則易也
六腑戶繆氣非所經而其體固不亦危乎臣聞良醫之理
痼也陳以奇方進以猛餌外以針火導其血絡藥病相攻
戰於其中反痼解病瘳六腑亦隨於是竭良藥以才調德
膳以味從而補之然後六腑平百體在內強而外和矣夫
近伐之愚醫不然也使病勝而形羸不危其身者稀矣三
公六曹國之六腑也果刑信賞國之筋維也九州百郡國

之百體也四夷八蠻國之外膚也驕荒淫異國之痼病也
嘉謀長算國之奇方也強將勁兵國之針火也禮樂法度
國之德膳良藥也夫百骸具於外六腑列於內相假而成
生相致而動息本為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久
日大攻而不除其久為痼除而不補其久復察為瘵唯矣
臣以為天寶胎痼始於一支久而容之浸及百體幾危其
形玄宗肅宗除而不終痼及而與元德宗之時又無良臣
可進內強之術而攻不就先皇攻於除而不攻於補今乃
復發平幽居冀國之左足又有西戎之屬居於右掌之膚

涉晚逾時今已及肩何以知其自掌而及肩也以安西至
於涇隴一萬三千里其門嚴閉重阻皆為戎有由此知其
及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此肩之去喉能遠乎奈何
容而不除也此皆發於中朝之闕而流其病也若四方之
敵莫若山東隴右之急莫若武備之不至又請詳舉之夫
聖人之母萬物必體天地之功故以陽為文教極其光明
也以陰為武備畫其肅厲也夫陽盈則韜而陰蕃之陰盈
則復而陽濟之故能相理而不亂五月陽盈使一陰居其
間明正陰之有位而盜陰不生故聖人因之武備至于十

一月陰盈色將來之陽可大可久矣故外作雪霜以厲之
恐僭陽之通也內密煥而養之使其為文為光也故聖人
因之以求賢以為輔電凍雪霜禁其煩蕪陰用也故聖人
因之以正刑雷風為前驅蕩其所不通溫光從而舒之陽
德也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德文雖光而武備
不去前年淮夷擒齊魯滅常山死幽燕歸臣未見制法有
方法也而議者且以為其可戢也遂用羸將守常山滯儒
臨薊北不旋踵而賊氣復振矣伏願陛下慎動戒盈無傷
陰之火候且行化在使人舉兵立勢夫百斛之車百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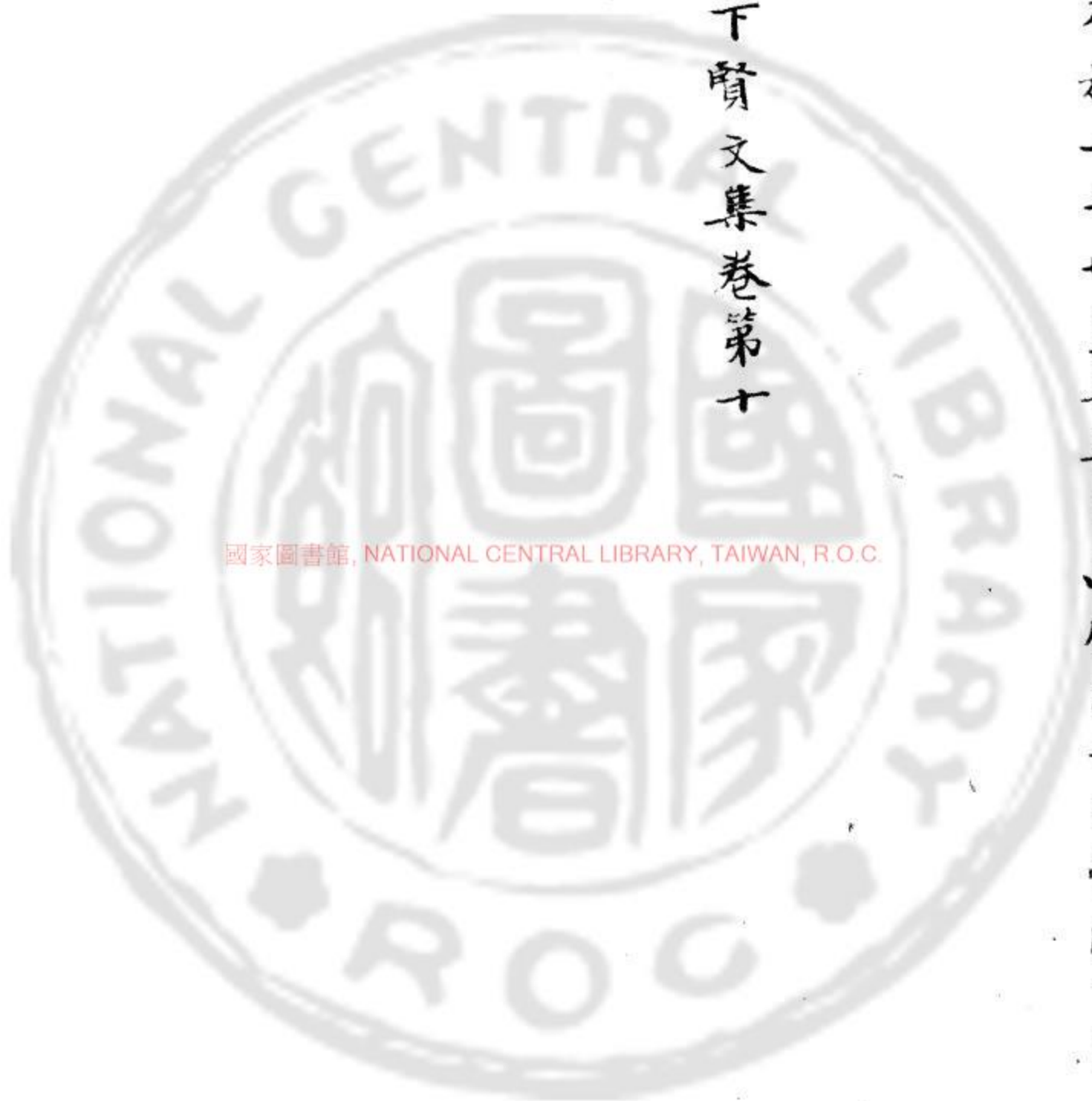
牛不能搖其轂如指之峻坡之上援之力者不盡數牛及
轟然而遷則半足之運不給輪奔矣此立勢之樞也今幽
薊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也乘虛而強履獨有立勢而誅
之立勢之急在於聚盛於深棗實力於滄定然後以趙魏
臨常山環兵而攻之則薊馬之踪不望合於燕蹄矣以大
源之師入薊邱則易水之東在臂不能傍連矣此拘燕囚
薊之方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則名將而用耳如
其威不聚於急力不實於危雖有名將不能為也陛下見
西制戎北制虜壁壘之勢盤連交錯兵甲之多賞勞之厚

以為戎虜之畏此而不敢犯塞今以刑當之不信也而戎
臣以自入士卒虛名占籍者十五不啻日夜飛金壁走銀
繒市言唯恐田間陂池之不廣也簪珥羽鈿之不侈也洞
房綺閣之不遂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
固壁閉兵無敢出擊者如一日戎戈東及陛下將安倚乎
今北虜猾夏猶已事家矣而西戎之虛盟安足信之不可
無虞也夫人性有勇疾地形則止怯借之以勢則止怯如
以刑則止怯樂之以利則止有險易勇怯可以習制之之
險利強弩以遲重者據之平陸利騎戈以捷手捷蹄者兼

之此得勢而已怯也今士卒之獲戎者得其馬牛羊雜畜
反衣裝賈賂皆與之無令有奮奪此願利而已怯也蒙兵
失律者誅此畏刑而已怯也如此而用勇倍百矣臣嘗仕
於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翰海已東神馬燉煌張掖酒泉
東至于金城會寧東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鎮十
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或叢居城落之
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為歲時必東望啼噓
其感故因之厯如此陛下能不念之臣之意而戎今各當
逾河拒北虜明年必大入靈武寇西城先擊葭州能因此
時詔寧隴邠涇及南梁皆會兵計事獨得以老弱留謹城
其他少壯及騎士皆持裝佩糗今邠寧涇原軍皆出平涼
道彈箏邠寧軍北固崆峒守蕭關涇原軍西遮木峽關鳳
翔軍逾隴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南關南梁軍道鳳逾黃
花因狄道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牛羊足以供具各以
輕騎入河蘭撫諭其遺人飛聲流勢延而益西則故地盡
可得也如此則王幾之內安有驚烽之虞哉臣固曰四方
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人策臣自目曰直言極諫則言無所
不宜宜不懼於罪也苦諫無不極者今百不盡臣之一三

沈下賢集卷第十
馬何者答問之所及或來利於國臣雖欲漏之而不解則
必欲言之臣不滬也睿問之所下及者當臣之言實有利
於國臣雖欲奏之臣懼罪言於非宜也而况短晷之晨奔
光馳曜之下筆之條奏拘於文陳乎臣所以憤懣之誠百
不及於一二也豈無異日而顧問哉伏惟陛下察焉謹對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一

碑文

臨涇城碑

臨涇之築跡於郝泚貞元年泚為涇將德於軍、中皆推
 其公嘗從數百騎出捕野還台於帥曰臨涇地扼洛曰洛有
 川在涇州西其川絕饒利息蕃其西大野走戎道曠數百
 里其上乃流沙無能出水草當涉者盡疲即屯臨涇為休
 養使地顧以城控之可艱其來泚出其傍一人謂帥曰誠

吳興沈

亞之

下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泚言有是也雖然公自念之公所以殊恩太宰子姪昆
弟俱得不業而官者蓋以邊防未有可制上心日夜懸於
此故厚公之事無所以難今用泚言則邊已固公安倚耶
雖戎不得越所趨而捕者復何以稱獲使上聞之亦且輕
所憂矣遂不從泚計及帥死其技段祐代為帥歲餘泚入
白日昔天寶時天下有兵為防者獨西戎矣而過至王畿
尚萬有餘里燧燧之驚東不過燉煌張掖之閒又有嚴關
重阻盤錯之固綿屬於其中迺者燕人反安祿山其邊兵
強壯恚會難咸陽東而西陲復為所攻盡止美地今王畿

之傍列為邊郡飛烽傳候昏曉之際必奏於帝恒况未有
可固今每秋戎入塞寇淫驅其升閭父子與牛馬雜畜焚
積聚殘廬室邊人耗盡而又以一方便宜委決於將軍何
以自塞夫臨淫之築于淫甚便前年泚白於故將軍不聽
今日幸願將軍有計遂築城於臨淫以泚部鎮之自是戎
無敢犯淫者元和初祐入覲因為宿衛後為帥者惡泚能
強淫以年朽不任兵罷之八年余西道塞厯峽隴而邊人
無老幼盡能道赤泚之功故余悉著所論勒其事於臨淫
城

墓誌

靈光寺僧靈祐塔銘 十一年夏作

釋家之法以弟子嗣師由于其事死送葬禮如父母由是
籍書贊記之常名而不姓今通氏言釋者必祖月佛派分
諸系于七祖各承其師之傳以為重望而律師尤範者始
為童子時事師曰靈祐且滿歲師與其曹為杖喻之語而
律師侍側輒達其至既學五年而通經記年及冠遂去髮
被褐言語應引其老緇不能對矣大厯中詔度始成僧像
初居吳之嘉興空王寺其後緇衣男女相與誦其能於是
俱使授學更居靈光寺遂與其徒講贊微言百流會歸之
說自吳南北郡邑緇衣咸果受人自得若濡露然又著
會釋章句十五卷貞元十六年十月某日滅于其寺之居
僧年四十五壽年七十四遺言今其子弟曰當殯我寺之
居西園中其後四年門弟子相與成塔於其所元和中余
遊吳弟子明辯來求銘焉律師字楷其家本吳中其鄉里
吳之崑山縣曾祖師利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三百戶祖元
亮於潛令父君卿彭澤丞母河東裴氏之子與明辯之列
凡六人皆童子受學是哀事之像由于也作銘其詞曰

唯寂之門嗚呼已矣匪媯匪育孰後爾已能傳其心即維
乃嗣以圖我銘以紀萬祀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

府君諱其太尉武穆公光弼之少子也為人儉毅意氣祖
楷落自匈奴提其屬耒人始為唐臣累遷至將軍贈司徒
武穆既壯當天寶末以平燕寇有功故公於提襁之間得
賜校書郎武穆薨公少無所倚薛兼訓憐之奏試殿中丞
後從朔方軍事汾陽王於邠又從東平軍事李正己於緇
清正已悖公說之以善語雖不從然得重賜與馳歸即從

宣武軍司徒勉公使於京而賊希烈攻勉城拔公不得赴
乃從淮汝軍事哥舒曜於東都興元中行營為先軍得試
將作少監兼侍御後從養成軍再事賈耽於滑得兼御史
中丞貞元九年人為左神策左將加都將元和初加御
史大夫二年出鎮同官四年加右散騎常侍遷宿州刺史
九年入為右羽林將軍十年春加左散騎常侍拜節帥涇
原既至聞士卒前以食不賑而鬻子者皆與贖歸之夏六
月公病發視政不能勤七月十二日薨行者五十九贈工
部尚書發御府粟帛命官即其家吊勞生子男三人女七

人長女適焦氏娶竇氏夫人生嗣子罕夫人卒娶潭氏潭氏亦阜卒公將塋使卜兆言合塋不宜罕從卜竟祔先將軍太尉之墓于華原其原乃用亞之為誌以銘其所詞曰

惟漢都尉肇自其原居彼北方繼世不還乃公之祖始為唐臣武穆嗣毅即我家勲帝念不忘公亦為藩乃塋王畿北指華原嗚呼哀哉惟公與魂千古不泯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宮苑閑廐使駙馬都尉郭公墓誌

府君諱某某其先閩西鄭人也大父汾陽王始以戎勲著績為朔方軍副使天寶末玄宗南巡巴蜀肅宗勞兵於靈武乃率其義虜順夷合兵遂叛得為朔方軍節度既而二駕還都弭為中書令統兵於外代宗初大戎飲馬昆明至于街溝天子在陝又以擊逐之功益拜尚書令封汾陽王尊稱尚父乃詔子曖尚昇平公主都尉主客皆賢故長安名人文士自李端司空曙之徒咸遊其門賦詩飲酒更日而席生子男三人女二人長今為皇太后府君即其少子初憲宗居邸時親臨主家納迎如禮及今上即位皇太后昆

弟皆龍錫尊官而府君最少益蒙隆念自邠州刺史入殿
中監尚西河公主歲餘改宮苑開既使府君寬柔和易不
守剛次長慶二年七月五日暴疾卒于主家享年三十七
太后聞之驚悼悲哀使者自中宮者出按問發疾之狀月
餘乃解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墓于京兆其原之上初西
河主前降吳興沈氏生子男一人及郭氏之喪無後而以
沈氏之嗣為之主辨卜墓有期主喪者使其家吏率馬操
幣主于櫟陽即尉家日尉之文記事有聞矣願得為之銘
以誌其壙於是與叙勳興之事表于墟中云詞曰

河族崑崙命源惟長跋于神華其來決々影響邁會披華
吐章灵姻氣交鼓而興祥陶以精神涵為農光保我國步
乃生汾陽在戶作扁橫天為梁息灾破難以藥疾瘡帝子
入室固知維網孫為國君沙麓以昌少為臣姻謙克汪々
祿而不壽哀彼中霜惟其流慶與唐無疆

故太平令李寰墓誌

長慶元年故太平令李寰之喪其妻沈氏挈其稚嗣哭號
於姻党之門以事其殯事將其命其族亞之為銘以誌其
壙府君唐之裔也其先奉高祖入關定隋封定州刺史曾

承所為鴻臚丞。生少連為潞水令。生年為梁縣尉。生府君世以宗厯調官卒無達顯貞元中沈氏始以外戚隆貴而冒為列卿太府乃以子女歸之府君府君貧附其屬而家仰給為生元和中調為太平令卒於官舍親党語謂善人多痛之銘曰
廓乎圓穹覆乎萬古之中賢或塞而夸者或隆唯達識不窮善人有終哀哉

沈參軍故室李氏墓誌

漢孝武時匈奴累犯塞夫人之先為都尉出居延力戰

陷遂與其部居胡中為貴落其後入唐為功臣世以武績顯至大父臨淮王光弼父尚書彙皆為帥長及父歿門下客沈亞之請其屬以夫人歸于從之予曰稱師從祖諱房當代宗時取良家配帝其姑以妃受選入宮生雍王沈氏之先惟烈組冕顯于籍牒者皆由文學及德宗即位追尊皇太后太后昆弟父祖既追封矣其子姪皆蒙寵廕遂以房為將軍執金吾冕卿掌太府羽為駙馬都尉尚長林王夫人既嫁三年而卒生子男未能視在元和十四年三月六日具塋城南次于沈氏之隴作銘其詞曰兄葉維榮

遂霜霰兮勞颺離炎延而眉兮韶妖之葩并則尋兮觸烟
蕚露條委衰兮玄金蒼磧安靜鎔兮紅瓊海碧色脆危兮
嗚呼夫人曷而得支姑啼天哀叢因伊兮娣弟峻眉垂涎
淺兮悽風送魄罇生漪兮黃壙圓隆絨若惟兮明德之魄
來而安兮無越違兮

韋婦墓誌 四年春作

夫人姓王祖曰楚天寶中為賢王府司馬父曰新貞元中
為杭州文學卒母河南姚氏永貞初歸夫人于京兆韋氏
夫人之歸年始十四已能成婦道年十八暴疾亡亞之娣

乃夫人諸父之兄嫂也或謂姻家之喪必有賻亞之貧無
貨請以文易之故韋氏妻之喪沈氏得為銘誌

夫人之邦曰瑯琊夫人之質多於容行多於和豈天下命
於壽不多邪寔既命短可奈何已矣蓮湖之西灵山東趾
南極于江近十五里元和三年四月庚子瑯琊之骨歸于
是

盧金蘭墓誌 九年冬作

盧金蘭字昭華本亦良家子家長安中無昆弟有姊四人
其母以昭華父歿而生私怜之獨得縱所欲 學使即令

從師舍歲餘為綠胥王樹之舞故衣制大袂長裾作新眉
愁頰頂鬢為娥叢小鬟自是而歸諸姊不為列矣因恚泣
謂其母曰今我不等我不若從所當耳自十五歸于沈居
二年從沈東南浮水行吳越之間從七年乃還都又二年
沈復東南而昭華弟止京師不得隨病且逝從沈氏凡十
一年：二十六生男一人女一人塋于城南尹村原之下
作銘其詞曰

野遼刻兮泉草羅生颺鬱蒼兮就先碩零綺顏奄忽兮辭
金櫃去何止兮歸無程芳藿紅荃兮昔所遲令銷止兮不

可再馨魂魄歸來兮復此園塋

表

表劉薰蘭

劉薰蘭者洛陽中女子也字媽孫故居家時名鄭兒元和
九年十六房叔豹求彈弦者其母以鄭兒入焉後以善
笑得大悅曰更名薰蘭叔豹為人喜酒多廢薰蘭勉之曰
某以孫稚蒙君曲娛之愛使得奉巾饌誠不足以王非是
然而君之齒方壯且又足給幸疴恙無有乃終日碌：自
隨如即至力旦暮將何以拔之若終不更則親戚友朋視

沈下賢集 卷十一
君若某皆貽之乎於是房叔豹蹶然自咎遂取力籍詩書
併學之是歲余罷隴西軍來舍房氏始聞其語因嘉之遂
為著篇以繼功且古語有云女為悅己者容亦見其志也
知薰蘭之能引媚其志歸于至理豈不知賢女之為容

題劉薰蘭表後

南卓昭嗣

余所善房叔豹豹好色得劉薰蘭最為嬖後即不復顧他
色始余與房宴言薰必預故余周得視薰所舉凡為言雖
尚才功柔戲以樂左右而往；甚正余獨恨對薰蘭凝視
之移晷刻將有朝述卒不能云：顧余才不足當語薰耳

十年冬余友沈下賢抵豹居下賢誠才尤精為太史公言
一見其書果能備薰善時余貢於京師豹與張孝標羨喜
言文并挑笑事因錄沈述末余知薰之色而待沈之才；
色兩相宜即故復叙之以繫于沈左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一冊

卷一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二

行狀

為漢中宿賓謨其故府君行狀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左金吾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南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贈太子少保柳公行狀

曾祖

該 皇任陵州錄事參軍贈陵州刺史

祖

岑 皇贈秘書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沈下賢集 卷十二
父 譚 皇太僕卿駙馬都尉贈司空

狀公諱成其先河東人肅宗時詔取儒賢配主其父以門
葉中選拜太僕卿尚和政公主及太僕繼喪而公年始
十二孝聞宮妯既去喪代宗怜之召養宮中令與皇子諸
王俱受學故公得通籍禁詔以吳大瓘為之師又以大瓘
子通玄通微玄為助教令十日孝學績功所進乾元初除
尚舍奉御得歸故邸又詔吳大瓘通微通玄令就舍授學
廣德中加檢校太常卿賜佩金魚及德宗即位以公故奉
銅輦將欲加賜遷官未幾而屬車駕西狩矣公徒走會難

朝以器用當濟遂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帥漢中
始詔諸征蜀卒各述故部而獨以漢中卒二千人移戎梓
州其卒以為始去父母鄉里既勞而歸及境乃不得見其
閭亦以功自賴令則徙之謂若謫耳皆烽燹食所引及授
弓迫中貴人時公行未及郡聞之遂疾驅倍走往其所先
勞之苦辛已乃問曰君等何以而成功乎俱曰某等伐闢
耳凡問闢何以而得伐俱曰不受指於天子公曰君等既
知闢以不受指而得伐又親滅之而得功反不受指耶今
即不受指即受滅矣于是卒皆免胄剗地遂從所徙歲餘

入為大將作使匈奴先是戎相出視國使必自據偃以相
辱教公知之乃先謂曰聞若等皆以去信為強止禮自大
禮信不為誠不仁也何足奉吾國乎于是单于諸王前聞
之愕然失恃皆莫能對見則改容跪伏遂致天子之命約
信成禮而歸拜金吾右將軍始得公居爵益封千五百戶
加為大金吾九年加吏部尚書以大金吾為左將軍元和
十三年三月九日歿享年六十九上聞之一日廢聽奏詔
命從官臨弔之賻賜米帛贈太子少保公強辯多學謙下
好問因危而致其節見象不顧其私輸公之急某從寮其
奉天因泣奏曰臣願得尺詔侍而束入都購其象人以為
効德宗奇其忠賜詔如奏公於是備裝入賊軍中見賊偽
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公說曰陰潦之灾魚鼈游其
墀檀即揚光赫明是輩不知括掛之地者公等寧能從其
桂哉乃出詔示常等皆捧詔伏與誓約所歸未及期會樞
籍宦臣朱既昌陰以公之狀飛告泚遂為泚捕繫定死其
泚二將詞不伏即徒於外獄稍寬之有頃賊兵累敗守吏
益怠公因其共繫者十餘人謀相與脫其鋼髡而走之奉
天德宗為之撫背流涕明日宸與幸漢中公奉轡至南梁

還拜王府長史貞元六年改嘉王府長史歲餘翰林舍人
吳通玄謫死公為疏陳雪再進不得命公之季止公曰王
方怒寧可為也公不听公章卒三貢于是德宗寤之調公
見羨不回賜書寵勞竟雪通玄政澧州別駕十一年入為
少將作永貞初遷大將作加朝進大夫起崇陵功以檢校
左常侍居使內作討河東賜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銀青
光祿大夫起豐陵功賜上柱國元和初西蜀叛發岐隴邠
涇朔方太原及山東六郡之卒皆屬長武軍詔以高宗文
討之既誅三蜀大困而漢中最陰狹益不能賑輸所奉中

門備得前行謹以所聞所見寔錄於斯謹狀貞元十四年
七月十七日狀

祭文

為韓尹祭韓令公文

澤梁宋之戎郊涵雄渾於雲水陶況毅與濃剛作狀之
巨士綿將流於洪光欽神鑄之在已昔丞相之東征統梁
城之千雉令宿余以掌微縱牧馬之遺美見公佩之橫腰
冠衙旗於宋壘及夷門之節臥余奉歸于故里寧復者之
無當顧狂埃以勃起司馬啖而質徒烹血肉肆而為市何

繼師之無作始公之功由是伏豹豺於神貍遂清寧乎下
里聞君書於天聞帝加悅而忘恥嘗叙族以姪余謂同源
於康子言康樂於一方竟綿歷乎再紀廩蓄粟以億計積
有餘而流委厯甲馬之萬銜惟君平之所指撲淮僮與齊
薊當烹水以燎葦視燕起之強候若負坭之屏蟻彼承風
其如何聞當飯之遣七及柱天而撒日信轉北之可倚蓬
諒闇之初晨遂踐祚而為活推轂分昇壇河橋方廊時恩
光被以湛稠仍分疆以及嗣遵往年之耒覲見差班於父
子復何殃之不造遂相追而沒齒榮華之不道兮條云乎
已矣悼皇清以注想每凝旒而無宸錫秘物之必周余得
命於臨視還壤履而將駕導清笳而哀徵鑿卑志之潔恭
願降歆而省此嗚呼哀哉尚享

祭河南府學少尹文

維長慶四年五月十七日福建等州都團練副使沈亞之
謹遣郡吏李權奉酒肴之奠敬祖于故河南少尹李公之
尊灵夫哲智之達塞方繫其時之艱通故孔子厄而周公
通管過齊而卒業賈遭漢而不終嗚呼哀哉古昔何思所
思維時謨不我進綱不我維民不得濟道不得施雖富且

貴夫何用為夫子之道歿矣今將遺誰卷清明之持違歸
壤履而藏之哀哉尚饗

祭故同年文

維長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同年韓復張正謨龐嚴沈
亞之饌庶羞清酌之奠奠祭于故安定胡君之灵惟温毅之
龍顏兮含朴謙而已野工時言之便詩兮聞風識於遠雅
同遺恩於昔年蒙擢身於長者念嘉歎之平生君何先而
捐舍痛雕華之誰疾兮聞號號之雅寡省余莫之不適兮
促將征於前馬河決返而無顧兮豈樂居乎壤履既啓全

而無尤君子美其終也哀哉尚饗

祭故室姚氏文

噫佳蕙之淑敏承嚴明以信修既笄佩之有儀俟嘉人以
為仇豈位者以無當顧采蘋以納予惟鄰夫人之蓬塵牽
阻離以為尤始仕筆而閑塞俄自夏而涉秋誰未歸之須
史遂省拜於東陬潔以弱之室處奉板與與於修途值凝冰
之汙川乃築居以捨舟念姻嫁之以時負重鈞於薄軀可
困蹇之多淹泊歲序之忽周誤聞恚於中閨言迅轡于皇
都及鄭洛之外郊承凶言於未書悼追悲之莫及聲失慟

以咽呼目虛凝而直想容彷彿之在眸舉椒桂之清觴感
百年之承華覽總惟之撫臆非彷徨於故居惟靈魂之昭
昭省余心之勞動

為人祭勝者文 六年春作

念昔媵者容華不當喜顏如春酣葩之芳燿乎將然睇乎
為光翩然去乎如烟洋：萃然來居如鷲下翔佳言如酒
和人中腸情如蚕絲縹不可央惟我所當遂拙余亦為余
馨香自始于今六謝冰霜鏡去就木言歸壠首道既已隔
淹不可久嗚呼哀哉尚饗

劉岩夫哀文

秀才劉岩夫父歿不勝喪余弔而作詞以哀之其詞曰號
呼室憑暗鳴 兮一溢不入百体痛兮休泉竭目髮根枯
兮脆黃催亂如霜蕪兮形如龍 骸骨膚兮悲占六腑神
無居兮魂魄悄：客四隅兮去依風雲將君疎兮待：地
之赴幽都兮生誠果乞李意舒兮厚姻薄養世有詣兮俗
浸且廣無誰誅兮清魂佳字赫末圖兮鼎設海陸備肴矩
兮吳梅狄酪決濃腴兮蓮果錯寔態味殊兮酣苦頰視若
珠兮香津桂醇蟻沈浮兮綠盃既發有罇盃兮醪醴百味

若安須分惟若之嘗恣所如兮三爵與洗祝延呼兮為君
澆奠一饗余兮

祈雨文祠漢武帝

維長慶三年正月己 櫟陽尉沈亞之承命於大京北以
歲旱用乾肉清醪恭祀於漢武帝之祠下因巫人以達其
祝語嗚呼陰陽水旱其司唯神五行六氣神得而均如愆
且灾神何為仁惟神昔帝漢日何祥不臻燕雍滂洋甘露
麒麟人荷其澤亦仰如春氣配高明歿而為神居滿必誅
居抑必申今者獻陽始歲元而為屯草木彼萌塞脉沉津

不蒸不洩適子十旬雨師慢傲尸違不賓潛深驕高祐此
下人風伯翼戲簸陶濃塵漬為凝靈坐若頽雲鴻混突渤
上蒙無垠掩蔽光明以垢春晨披風伯雨師皆神所司處
位不職荒役不祇神假之權使之因為上帝如怒其殃孰
罹神明胡不督其稽察其欺坏法者戮咎然後秦陽蒸云
雨膏以時發生有涯農力有施今宮庶并誠虔于祠集
于宮室鼓舞彈吹神其所之無敢苟祈

鄴州修明貞齋詞

大唐太和五年辛亥十月十五日己卯明貞大齋主朝請

沈下賢集 卷十二
大夫守郢州刺史李祥與調臣郡客將吏等仰首稽首再
啟詞於虛無自然元始天尊無極大道太上老君羣灵象
仙感候畢降蕩：乎混元始精泮瀉涵與熏蒸為氣形生
於聲衆動既品隨而有名清濃薄厚四氣之榮乃岐乃陌
折其混并衆動壽量道居清濃覆人為泰啟悟為明拒惡
為塗護善為偏居惡如河耻燕面黥居善如何陽然怀聲
道之所宰尊無京伏惟皇土保聖億為壽程天齊尊高輿
如天無傾某官幸職居尊城雖喜從善樂之發怒因嫉惡
而嬰每覺逾息失次度刻不寧是用澆氣於恬奪性於情
害意之和傷和於平而神誤序胄血差經伏惟大道神尊
垂尊澤祐彫堅老榮遐衆之齡使淄垢磨濁迷醉醒伏願
金借其堅玉助之貞今某等之志載道之大德荷道之生
成某等之狀蓼孽為甘山嶽為輕伏願災從日消福與時
迎其等之虔恭洗思滌慮以奉以行謹辭

沈下賢文集卷第十二